四書湖南講

孟子湖南講 三卷

仁和張殷甫 錄商

告子章句上

性猶杞柳章 至 羿之敎人章

（總測）告子上篇共二十章雖各分開而意義相承當相連看上

自性猶杞柳章至無善無不善章總是論性那都不曾實指出

只隨人辯難反折之獨以情論性處最爲親切然端的不曾說

到性上葢性無聲臭纔落語言便不是性識者當於文字吞吐

中會之言表耳。自當歲子弟章至鈞是人也章。皆論心。因性難思議。而心則曰操曰求曰思。尚可模索。故舍性而論心。自有天爵章至五穀章。皆論仁。并及於義。又因心難磨鍊。而仁則曰修曰爲曰熟。尚可用得功程。故舍心而論仁及義。蓋性之生處爲心。心之生處爲仁。非同非異。其異者繇微以之顯。其同者有異名而無兩體。說仁正是說心。說心亦正是說性耳。并之。教人躬章復指及彀與規矩。總以上文揣之。蓋爲性學功夫。當從爲仁下手。仁之心滅雙遣。即所以存心也。心之忘助並化。即所以養性也。孔子論學。只挑求仁。而不言心性。正是此意。學者用功。宜遵此法。則故以彀與規矩爲論性之歸結焉。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注疏曰杞柳杞也柳必嚚也桮桊揉也棬屈木流也以其杞柳可以揉而作棬也戕猶殘也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爲桮棬也。

（訓）杞柳是一段現成的木頭以比性乃現成生就不假作用不若思雜總是桮棬是一件矯揉的器皿以比義乃爲之人爲了此何單說義告子原以義爲外下句兼說仁義亦以仁岐於內外如愛食色是內後來有許多用愛處則并認之爲外矣把人性中仁義比了杞柳爲桮棬便有矯揉之意故孟子將戕賊二

字。破他爲字。能順杞柳之性。以爲桮棬。將戕賊杞柳以爲桮棬。兩下相較正。叫他自去討個分曉。乎字。如字。及與字。俱下得極活。戕賊人者。性具於人。說人即指性也。禍仁義。不是人不爲仁義。仁義乃現成的安宅正路。今要戕賊人。必至於傷生滅性。把仁義都禍害了。率天下之人。是率領天下之人。禍害仁義。斷是你這句杞柳桮棬的說話。其言其爲禍之不爽也。

〔商〕劉因裕問。禍仁義。舊講訓人不肯爲仁義。便爲仁義之禍。今何爲不用。答曰。人不爲仁義。仁義自在。如何禍得他。若說爲仁義便是禍仁義。仁義原率性自然的。若有一毫作意。不免穿起來。如陳仲子要爲廉。直至避兄離母。把天性都絕了。豈不[illegible]

滅情害性

管東溟曰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以天理訓性亦未離理障義也告子既外義豈不外仁乃以人心之不資於見聞不發於思慮者為性耳如甘食悅色便是故以性為杞柳而仁義則同於鑿混沌之七竅矣豈非桮棬杞柳但以義為桮棬猶亦兼仁說而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何也告子見得仁上性愛親之天理與悅色之人欲為性生在於親親而仁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便出矯揉而非性生之本然矣此亦非孟浪之言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註疏曰湍者圜也言

其水流沙上。素廻之勢湍湍然也。躍跳。顙額也。

〔測〕以湍水喻性。而歸其流於東西之決。正是下邊的使字。不免費許多人力。孟子故把箇上下折倒東西。水誠無分於東西。難道無分於上下麽。人性一定是善的。正猶水一定是就下的。復反言以決之。人斷無有不善。水斷無有不下。然人實有不善的。又以水之搏躍過顙。激行在山。喻人之為不善。乃令人為所使。不是原來的本性。則性之必善。更可反觀而見矣

商秋乘謙問。性既是善。則可使為不善者。乃孰使之。答曰。為識情所使。不但驅之於人欲。即求見性者。猶有認賊作子之患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註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

測生是生活的指知覺言然生有兩樣有靈覺之生有情識之生蠢靈覺有緣染即爲情識雖一而二隨人所見各認一邊若論情識禽獸與人果無分別論靈覺禽獸果竟頑沒得多人畢竟靈得多即所謂幾希者告子就生論性未嘗不是但渾說個生之謂性不曾指那一邊還邊辦判其是非故孟子把白來詰問他凡白俱謂之白與然白裡面如白羽白雪白玉有輕重堅脆不同故又詰問他一下告子俱渾答個然是凡白的物俱謂之白凡有生的俱謂之性犬牛與人都是有生的便都無分別了。

定實犬牛之性。人之性。原是一樣的。但孟子爲主張人道。單就靈覺之性言。犬牛不免有錮蔽。而人獨得其靈。故以人性爲有別。告子惟其指情識一邊。遂謂人與犬牛無分。而亦不能復作一辯也

商陳之焕問。性以情識靈覺。分別人物。則情識是人物所有。靈覺不是生。告子只說生之謂性。原不曾認定情識。　愚答曰。告子惟不曾將生說明。故孟子以白再三詰問。白既無羽雪之別。則生亦必無人物之別。告子惟謂無別。故度其所指在情識。孟子惟有別。故度其所指在靈覺。況下文以食色爲性。更可爲情識之一證矣。○鄭作唐問。生滿天下。性滿天下。無生而非性也。幾

得之成蠶蠶得之成蠶下而一草一木皆然其間爲聖爲賢所特能自見性者耳若論本性則人與物何別答曰草木原無知覺如何與禽獸相比惟人與禽獸一切含靈皆具本性而隨分輕重故所異幾希佛氏含靈一視度盡衆生儒者分別幾希畢竟把禽獸異視只要度人人性盡將使箇箇是聖賢不曾要禽獸也做聖賢孟子所論原只是如此曰牛司耕犬司警這不是盡物之性曰司耕司警乃人役物以自利豈犬牛性之本然哉惟虞廷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中庸謂能盡物之性此誠靈性相感如佛氏之度盡衆生者乎凡心不足以測此矣○凌于磐問註謂生指人物知覺運

動言今謂何獨指知覺運動耶運動答曰運動止是氣如何識得性那運動覺得的所在便是知覺了

管東溟曰性不徒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而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論與天命之謂性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之詩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在于性相近之言但其所謂生者俱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折難耳○孟子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謂人物之性各有當盡者以盡之之處總不以幾希判人物之性也蓋其見性圓矣只知立以幾希別人物之性則亦當云君子之所以異於衆者求為聖人之所以異於君子者幾希而後其義始圓不然然是善人惟而不善物性非返本於為物所以具之實性也○作用是性之義若何曰從偏門埋路來也始不當云作用是性當云作用中有個不作用者是性遍現發全在識者如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二句佛性即真如之謂精魂即識神之謂蓋人身耳目手足等作用固是真如發動處亦是識神流注處是與不是只在迷悟間耳蓋內從謂性只是未發之中仁義禮智是用不是體此論最為庸

翁而發然其不取孟子之論則處亦可知已以此破人情路則得而論理亦不必如此其謬性中原是萬有總攝無雜塵雖日本來無一物而萬理何嘗不具歟然則禪師所默作用之性於釋尊所開三性矣屬曰作用纔觸物將未證分別屬依他起性成而起念分別屬偏計執性其從未發之中流出便是圓成實性也禪祖所謂佛性正指圓成實性其言精魂則合依他徧計而爲言矣此作用之性本依他無明業相而起非是圓成實性然離此而求圓成實性之體更不可得將以爲眞耶一成漏流郎七識之我相也蓋眞如之外無無明將以爲非眞耶未起我相郎妙明之眞體也蓋無明之外無眞如如隨邪識非眞非不眞與知作用亦是性亦不是性其幾總在迷悟關頭翁所見於佛之作用正所謂不識喚作精魂者也禪家已自道破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

長之者義乎（朱註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孫疏曰炙爓肉為炙也）

〔訓〕食色是食味色欲即根上帶生之謂性借情識之自然發見者而言此亦是借情形性欲以分別仁義之內外耳仁義與食色有喜食喜色是心裡喜好仁爲愛故別爲內該食該色是外邊應該義爲宜故別爲外孟子辨說仁義是一個道理謂何分內外罪駁他們義外非有長於我從其白於外二語乃借白喻長互見文法如云非有長於我也從其長於外也惟長從於外

故義謂之外。亦不如白實喻不得長如白馬與白人只認個白
便了。原無有異。若長馬與長人。畢竟敬人不敬馬。難道絕無異
的。長者是人的年紀。長長之者是我去敬他。長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語不說煞。正教他自已心上去度量。便曉得從心裡發
出的了。乃告子只泥在外邊。故又將仁內中說義外。愛吾弟不
愛秦弟。是有分别繇得我心裡的。故謂之內。長楚長亦長吾長。
是沒分别只隨外邊轉的。故謂之外。孟子見彼此言語總攏說
開。愈不得明白。故反到原問食色上。夫嗜秦炙與吾炙無異。在
物亦有然者。難道所嗜只隨外邊轉。不是我自已要食。於心全
沒相干。蓋就其本言而還詰之。所謂請循其本者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朱註曰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酌酌酒也）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朱註曰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

[illegible]季子認於義外之說。心下不明白。為問內義之故。行吾敬是行出吾心的敬來。行雖在外。而吾敬正指自心。公都子此言解義內已極明白。季子不將吾敬二字體認。於外邊事境上詭着。故孟子亦只得在事境上剖析。未免多費葛藤。敬兄酌鄉人。隨着外邊推移。故說義在外。敬叔父敬弟。發難與敬兄酌鄉人問端一樣。只要剔出在位二字。彼將曰在位。是弟在為尸之位。子亦曰在位。是鄉人在賓位。庸敬斯須。正言鄉人在賓位之不同於兄也。然說個在位。仍隨外邊轉。怪不得季子又有敬叔父敬弟這一難。公都子原是明白的。故復就冬日飲湯夏日飲水為答。飲者其誰。是亦即以食色返證之意耳。

（商）沈宏敷問辨義內只行吾敬一語可盡。孟子必發難於長馬皆炙。及敬叔父。似覺紛擾。何故。答曰。因彼在事相上論。故亦以事相發明。若直指本體。恐彼遽難理會。曰中庸論性之德。原是合外內的。如吾愛吾長。各有對待。所愛爲誰。原不偏內。能長非他。亦不偏外。謂之義內。恐未爲完義。曰。論理誠是。然孟子因他說箇義外。故把義內折之。乃機鋒相對。不必定要道理完全也。

帶東濱曰。論仁義畢竟以中庸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兩言折之。綜其指。告子內仁而外義。孟子合仁義而內之。皆偏詞也。然孟子言不如仁內之必合於外。義外之必合於內哉。一時辭意所臨。不知不覺其言於此耳。此則後儒之所能識。而當時昆弟之諸所不能識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朱註曰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朱註曰情性才合言之則一分言之有三人性本善而欲為善者情也能為善者才也是性動為情而才乃性之用也朱註曰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朱註凡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秉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是民所秉執之常性故無不好此懿德者

【訓】性原是無聲臭的隨人體認故有紛紛三說文武興幽厲興堯爲君瞽瞍爲父都紛紛有箇證據而孟子獨言性善把甚麼來作證你專就情上見得情乃人人皆有箇箇不無發乎性而未離乎性於此認性最爲切近乃若乃所謂口氣極委婉說我爲甚麼一口定說性是善的乃若性發出來的情則可以爲善矣所以斷說性善也然世間儘有爲不善的不關性事性之作用爲才原是好的人爲不善另有緣故不可歸咎是性中的作

用故謂非才之罪此處才情性都虛虛說起下邊方實將證解惻隱心羞惡心恭敬心是非心件件人皆有之此歷數其情惻隱心是仁羞惡心是義恭敬心是禮是非心是智就情上究出許多道理以見其善處然此皆從發見推求恐人看在外邊復說仁義禮智非繇外邊銷鑠進來乃我性所固有的固有者謂其性中原具從前推來一步深進一步到此方證及於性弗思耳矣是說人不肯去提醒隨引求得舍失之成語以律舍而不求的視求的人至於倍蓰無筭乃繇不能盡其才不去盡性裡的作用此又爲才作一解也物則者物之法則秉夷者秉執之常懿德者懿美之德皆性中之美名好則情好之也孟子上面

已剖說明悉恐自己立論不足以服人又引詩與孔子之言孔子以詩言爲知道故止加一必字故字就其語而點醒之衆言淆亂乘諸聖可見性善是確乎有證據的自杞柳章至此皆是論性千古之論性紛紛究竟何指惟禪宗主於出世所論必從無始以來並窮其源若儒學只主入世原就一生論其源止到得受生之初故易曰繼之者善乃人與天相接處成之者性乃受生成形處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皆指繼之者言孔子性相近指成之者言惟繼之者善故孟子力主性善[illegible]繼

所着原不落[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分別[illegible][illegible]有亦不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以仁義禮智論性。乃就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形出仁義等名指。以窺性之影響。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其實只是以情說性。而非直指本體。蓋從其不可說者而强說之。乃不得已之婆心也。性善從繼之來。本於易之太極。極以太稱。則善以至稱之謂。太極生兩儀。既分陰陽。則性乘乎氣。不免淸濁純駁之分。於是善中又有惡。善者其淸淨之本然。而惡乃緣染之末流也。儒者只論一生。其生時性中帶有從前識情。亦不能皆善。但必不滅善根。方得爲人。所謂異於禽獸幾希者。今只就善根處言。故謂之性善耳。至於告子以生之謂性。乃指見成生就。不着人爲說。故以無善無不善立論。又比之爲杞柳。比之爲湍水。並無

有變其標宗只在無善無惡頗類二乘頑空之學又以食色言性乃借情之自然甘食悅色不假學慮處以形出本性原非執定食色爲性亦猶孟子之以惻隱羞惡等情影性者同一法也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未嘗不以生之爲性但告子之生指情識而孟子之生指靈覺故又云口之於味等皆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蓋不認情識作性而只認靈覺爲性故性善之說斷斷不容夾雜耳至於性可爲善可爲不善乃皆生之習氣有性善有性不善乃夙生之習氣原與性無干而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則竊窺淸淨本然之體而影響類之皆所謂邊見者然則性善遂爲了義乎善亦何嘗不可了而慮其不免有

着。則大學止至善。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欲問其旨。或云無善之善。乃為性善。亦可。

南柴世基問論性莫詳於內典。然亦未嘗言性善。蓋謂性體清淨。一物着不得。有善即與惡對。如珠玉屑。都為眼累。故告子無善無惡之說。近時通禪理者但宗之。似將守性上實說不得。答曰。善即清淨之謂。果有一物可著耶。若謂善必與惡對。則清淨亦與濁穢對。善不可說。豈清淨亦不可說耶。蓋本徹上徹下。有心之善。誠與惡對。乃為性累。無心之善。非惡可對。何嘗累性。內典謂妄心本無自性。依真發見。妄既依真而起。則惡亦依善而起。可謂善惡果相對耶。妄心既無自性。則真心正是自性。可

謂善不得爲性耶。曰。無心之善。正是無善。則無善亦未爲非。曰。善既慮其與惡對。則無獨不慮其與有對。內典最呵執著。纔說有。便掃有。纔說無。亦便掃無。與空妙有。各不相礙。故云即空即色。即色即空。無心之善。只是無心。豈必滅善。楞嚴經內。如云寶明妙性。妙微密性。見精明性。稱謂之語不一而足。亦即善字之意。何不以惡中一字相加於性。既惡不可稱。而善可稱。則又焉得以無善無惡並目之。此大類二乘之頑空。而乃以爲無上密義。佛理果若是否。即誠若是。亦當在儒言儒。在孟言孟。而況乎其未必然耶。鄒尚友曰。孟子因告子說性無善。故以性善破之。乃隨機折辨。絕未深論本體。今云無善之善。似要立論。則匪於

孟子語氣恐添不入。曰孟子以乍見孺子徵性。其所論善原屬無心。世儒以善爲有者必欲掃去善字而宗告子似失孟子本意故予以無善之善爲言乃孟子意中之解不過爲善字作註腳耳語氣中原不必補綴者也○葛孟與問發說善非見在繼靜而動時候乃落作用一邊了若本體原來清淨如何著得箇善答曰舍了作用更於何處見本體孟子也沒奈何只得從情與才上指點即如佛氏教人慈悲教人布施教人忍辱六度萬行種種作用只向善一邊去難道性有不善倘教人好殺慳吝貢高我慢不成只爲作用原善因知性體本善但概作用須探其本然所以又云故者以利爲本耳。曰仁義禮智並出四箇名

且論性終恐有幾分原說是性之影響若到圓通豈但四箇名目所謂萬象森羅總是一塵不掛。更何可礙就是禪宗不獨善是沒有併空也不立的儒教雖說善及到無聲臭處又何嘗不是空的（）柴世熙問一性耳既有情又有才又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又有仁義禮智又有物則秉彝懿德何名相若是之多答曰此因性不可說故專就性之發爲情處推溯既偏發見不嫌多方指點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乃情之因感而異名其實只一情也仁義禮智又就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處指出道理好名目物則秉彝懿德又皆仁義禮智之總名亦不過好名目總是指情之本善以推性之必善若才則爲性中作用更視情加顯

矣。既知紛紛之名皆是名相。則自不必作與相慨。曰仁義禮智何以謂性之影響。曰性體原無如許分別。仁義禮智只徵性之善。非直指夫性。性者乾也。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也。〇與太冲問。赤子墜地思乳。置之不安則啼。豈不是帶來貪嗔種子。如何說得性善。且以情善明性善。則惻隱四椒固為情善。甘食悅色獨非情乎。亦可說得善否。答曰赤子求乳求安。果是生前帶來情識。然他發於無心。莊生云。赤子終日號而不嗄。終日握而不挽。惟無心所以不曾動他本體。就是食色道理何嘗不該。如人饑自然要食。世法中原重室家之好。惟嗟來之食。鑽穴之從。方是不該得的。怎麼見甘食悅色的情不可謂善。〇余蔣徵問性善

因發之情善即如惻隱等亦必待擴充方可言善董子云性待教而爲善似亦有理答曰擴充者竟性之量而偶露者驗性之體中庸說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率道乃言修何曾說修性謂教○洪德常問人性本善一說到情未免落在習上如何說得可以爲善答曰情若落於思爲便屬納交要譽等是乃情欲之情而非其本情了孟子所言情直如乍見之類乃自然而然不假思爲的故可說得是善○張渭然問孔子論性曰相近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原有不同處而孟子直云性善似於下愚難通答曰上智下愚乃是帶情識之性論既情識網極則有爲而發即至窮兇極惡何所不爲若是全無所爲起念便要害人世間

似未曾經見可見其本體原是相近原只是善與不移之指情識者各不相撓也○李明膚問先儒分理義氣質二性今講以靈覺識情言何見而相别若是答曰所謂義理乃有裁制條理之謂總是標出的名目為天下公共寬泛之道理實漠然不靈者至於氣質在人亦只是運動之形體皆不靈之物何以為性必靈覺乃是我的真性識情乃是我的妄性蓋此亦分二性但視義理氣質有靈與不靈之别耳易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氣聚則魂寄而成物魂游去則精氣散而為變魂即識情識情亦即靈覺所謂煩惱即菩提者此不與精氣俱泯先儒認理氣非性理既寬泛無關氣又隨形聚散所以説死後便歸消滅若

性畢竟是無始無終亘古不磨的與理氣迥然有別○任嗣宏問先儒訓心統性情此語果確否答曰但可云性統心情恐難說心統性情其意以心乃性與情交割關頭然統字未確或當易以貫字云心貫性情蓋統乃攝乎其下而貫則通乎上下雖一字之微似不容無辨者也

甘泉湛曰與人論性當執其宗生之謂性此告子之宗也性本與生俱生而字義亦從心從生可謂性非生乎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以證性善蓋亦以生爲性也但告子之所謂生即孟子之所謂生耳耳能聽目能視心能思告子之所謂生也即食色之性犬牛與人之所同也聽有則視有則思有則孟子之所謂生也即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蓋人有氣性有習性猶物之有本色有染色告子以食色爲性之本色仁義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也孟子則以仁義爲性之本色食色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聲色臭味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其故何哉告子之所見者識神之性而孟子之所見者真如之性也性何以曰善性者太極太極爲善之母也既曰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既曰無善無惡何以又言性爲善惡之說宗太極生兩儀有陰陽即有淑慝也善惡既皆性之所統何以獨舍惡而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盡陽純還性初何以云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也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爲善性但轉其[illegible]不轉其體也此語淵於釋氏乃煩惱即菩提之義在儒者則不斷貪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言與矣〇愚謂譬仁義爲本色貪色爲添色亦猶孟子告子所指之性而云然苟知仁義禮智之德性亦從夙習中修來即謂之言善亦可若但以仁義禮智爲善則此固有偏於仁而傷義偏於義而傷仁者亦當其善之本色乎愚故以至善無善屬孟子善亨也〇請言性之生幾不滅處也不專屬動求依不能週子思中庸之旨動以情之未發屬性情之已發屬情便說煞了此義自周元公後無人見得〇性善固是格言而善源亦須究得的確然後可以奪荀楊諸子之說唯釋氏之言性善與孟子最相合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釋氏曰人皆可以作佛其原同也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爲堯舜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

義然矣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繇矣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性分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　於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於天命成性者成於氣質天命之謂性性一成而氣質合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為本蓋曰生則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微也即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即下愚亦未見其遠於上智足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為定論彼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蓋猶性言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者則亦指習以為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有故其說似是而非唯孟子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善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也甚從其不容說者而強說之也故亦但微詣惜之可以為善而已。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趙註曰富歲豐年也麰麥大麥也耰鋤也磽石地名也朱註曰樹藝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註疏曰蕢草器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註疏曰同然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草食曰芻穀食曰豢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

【測】因要說心之同先從心之不同處說起將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降才爾殊而陷溺其心乃反言以開端而未竟其方復將物類如麰麥播種將地俱同則其生熟亦同有不同者繇將地人事使然耳觀此則凡物同一類者其生熟舉皆相似何獨於人類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同類專指形體使合有嗜好相同意下文遂歷舉形體之嗜好如足之於履不爲蕢口之於味從易牙耳之於聲則師曠目之於色獨子

都。凡口耳目同為一類者皆好皆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乃以同類形起同心到此方點出心同心之所同然謂理義理者有條理而不紊亂義者有裁制而不乖張皆心之同出異名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正應轉聖人與我同類惟類同故心同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將口之同嗜以形心之同然到底不外類同故心亦同之意也前面許多閒論而正旨只數言喚醒乃以客形主之法

商鄭雲渊問孟子他處論性俱於人情事理上見此獨就形體說臨了又單在口上收煞何故答曰此乃是論心非論性心與口耳目原為同類以小體形大體切近易見。而口之悅又小體

孟子湖南論

中之更切者也○唐時雍問理義悅心惟聖人能然下此恐難盡同答曰人心不悅理義必爲已私所障如謂陷溺其心者試與旁而他人是非此心定然了了焉得有不同處曰既說心之同然假人人皆同了謂何又說聖人先得曰聖人的心是不起念的常人不起念而偶觸者即與聖人同然非覺起念時多便與相隔故以聖人爲先得蓋心之偶露者人人皆同心之常覺者惟聖人獨得也○江之璧問理義是人人曉得好的故指同然處於理也義也上加一謂字說同然不是別的即所謂人人道好的理義答曰是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

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糵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趙註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萌糵萌牙糵也濯濯無草木之貌朱註曰糵芽之旁出者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孫疏曰平旦未至於晝其氣靜未有事緒以動之旦晝爲日之中矣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爲猶梏之制手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

（測）即山木以形狀人心山木之美伐於斧斤人心仁義之良亦伐於旦旦山木有日夜之息人心亦有日夜之息山木復爲牛羊之牧而濯濯人心亦復爲旦晝之牿而不遠禽獸因此山失其性人失其情此章原只論情而山木無情故下個性字凡此皆兩相比量處也其緊要只在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上從來論學問者率多指心今論到氣似反說粗了不知心惟有養的方心能作主心不曾有養的反聽憑着氣盈心乘乎氣氣清則心與之俱清氣昏則心與之俱昏試看今人日間營營碌碌萬緒紛擾心一任馳逐閒去直到夜間長眠一覺醒來平旦天將

明的時候乘着那一會兒清明之氣心裡一想昨日做過來是的定然曉得是非的定然曉得非斷難瞞心昧已故好惡與人相近然亦只幾希耳至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梏乃手械將心肘械的一般拿住了只得隨他去梏之反覆夜夜有生息旦旦有梏亡遂夜氣亦俱昏濁不足以存其良心如今世情深重的人夜間做夢亦在世情上馳騖夢裏顛倒并那一會清明之氣都沒了好惡遂不能相近至違禽獸不遠矣才爲心的作用情爲心的本願以爲未嘗有才說心裡沒有作用是豈人之情也哉原不是心的本願乃繇梏亡束縛他至此耳養卽指夜氣苟得其養夜氣曾培植得便無物不長苟失其養夜氣不曾培植

得使無物不消無物者無一物不然仍帶着山木以形人心也此總括上文而揭出一養字見氣之關於養是這等要緊乃引孔子之言以操舍示養氣之法操是念頭提撕不操即是舍出入頂存亡來忽出忽入無有時候莫知方所此無時無鄉雖心體原是如此然因乎操舍乃指常人之心而非屬養成者復喝醒惟心之謂與見得獨是這箇心恁般活動最難操存眞一刻放他不下也前邊說養氣謂何又說操心可見養氣時仍在那裡提撕此心人能操存得心則氣自然隨他轉了而爲無暴其氣而歸於持志正此之謂耳

洵虞宗攻問息字有作生息者有作止息者當何所屬鄭尚友

曰看來只是生息一義常見庭前的花藥朝時所開到晚又更舒放可見日間未嘗不生息任他人欲一邊牿天理一邊長不必兼言止息答曰照下旦晝之所爲有牿亡明是夜間暫時休歇惟止纔能生止息生息二義似宜兼用○張岐然問存亡出入心之本體原自把捉不住如何專就常人心上說答曰因存亡係於操舍故須就常人說若論心之本體原是無量無邊無古無今與太虛同體盡虛空俱是我的心豈出也只在道心裡入也只在道心裡那裡有個時候有個方向人只爲悞解存亡兩字謂收之一腔爲存放之千里爲亡以千里外爲非心一腔內爲是心正不明夫心量者張鴻卑曰畢竟操舍如何用功曰

你道心只在肉團裡操得的麼。只是將心一提醒便是操。操便存了。心馳於情欲便是舍。舍便亡了。如格物慎獨祝未發的氣象致良知都是借來操心的所在。若果到得太虛同體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憑他入也得。出也得。運操的工夫都用不着了。有何存亡。有何出入。有何操舍。○劉在明問出入無時在心的本體上還說得去。若論常人。恐他的出入都是妄想不叫是心。答曰。你道這妄想又是甚麼。妄依真起。則妄心原即是真心。無時無向說本體的真心也得。只爲上邊有操舍二字。就在常人妄心上說也得。原是活的

管東溟曰。孟子以夜氣提人甚妙。蓋此時天命此性更無別人心亦見道心時候。在衆人不肯於夜氣求念莫非天則。孔子有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之思又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之學夜氣何所用之夜氣云者爲旦晝梏亡之凡夫提也然學者未到大賢以上夜氣正是操存之本不可不養養而無害便是浩然之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首註曰王齊王也或疑也奕圍棊也數技也奕秋奕人名秋者朱註曰或與惑同致極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測論王之不智借生物說一暴十寒以比王見君子之時少見

小人之時多又推本王心借學奕之專心致志而援弓於鴻鵠者非得相若以比王聽信之不專非是其智非若正應轉王不智之所繇乃以無專心之故也

高虞宗搖問無或乎王之不智暗與爲其智非若何相呼應說王原是智的不要疑或王之不智只爲一暴十寒不專心致志豈真智不若哉蓋正怪嘆王有智而自失之之意答曰此亦得孟子引借之意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趙註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

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趙註曰嘑爾咄啐之貌行道之人凡人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鍾量器也萬鍾於我何加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所識窮乏者得我惠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本計日身木器也

〔測〕人之本心不外於欲惡反覆推求循所欲所惡以提醒其本心開端先借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寧舍魚而取熊掌以與起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寧舍生而取義生與義止兩下平說定個取舍下面乃窮其故生亦是我所欲的如何割捨得去了生卑為所欲有甚於生者舍生就義心安理得快然自慊故生不為苟得也不生便是死死亦是我所惡的如何肯就死卑為所惡有甚於死者不義避死慚愧可憐做人不成故患有所不避也此是推究他取義為欲惡之最重處如使人之所欲莫甚

於生。更無有可欲勝得他。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如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更無有可惡勝得他。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此是反跌他生死爲欲惡之非輕處。繇所欲有甚於生。則得生而有不用也。繇所惡有甚於死。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此是依順他欲惡爲生死之不遂心處。上文數層曲折。總是反反覆覆。要推鞫所欲所惡的本心出來。於是承上文說。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這個心非獨賢者能有。人皆有之。怎見得。試觀簞食豆羹。得失生死之際。若嘑蹴與之。即行乞之人。亦不受不屑。足徵此心人人具有。一觸即露。至於萬鍾。則不辨禮義受之。萬鍾於我何加。人生在世。一飽便了。要這許

多萬鍾。於我身上何所增加洪之不得其故。或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與。推究他這幾種緣故出來。與字不該說煞。是詰問的口氣。果然爲着這幾件。否然卿爲身死不受。今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之倒爲之。這等沒要緊事。有甚麽不得處。是亦不可以已乎。又把他詰問一下。乃說此之謂失其本心。謂欲惡初起之一念也。前面許多論欲惡莫甚於義而生死爲輕。皆暗指本心。似人人皆能。而乃有受無禮義之萬鍾者。到此方以失本心一語點醒。如果提得這點本心出。則視無禮義之萬鍾。一如嘑蹴之簞豆。卽生死亦若等閒矣

（商）陸鳴時問孟子說失其本心。正是要人提出本心做個辨萬

鍾的主宰。但不知本心當云何提。必提出而後能不受耶。抑不受處卽是提出耶。答曰。這提本心。若在當下。乃將身死最要緊的可舍。比那萬鍾最沒要緊的反受。兩下相形。提醒那辨禮義的本心。正如行乞之不受呼蹴。一觸便醒。若論平日。亦不出本章義字。能用集義功夫。養得浩然之氣在我。則生死等於鴻毛。萬鍾直若腐鼠。此心如明鏡當空。又何待提而後辨哉。○悳一眞問。孔子以仁爲宗。孟子獨言義何也。答曰。孟子養浩然氣在集義上得力俱多。然此就大概說。若論本章義。是有宰制有決斷的。於生死分上較切。故單提箇義。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訓〕仁是生全天下的義是宰制天下的爲世人看得仁義的道理太大不知怎麽做功夫方盡得故孟子提醒說仁不是別樣人心便是義不是別樣人路便是人心是生活的心有這生活的方是心沒這生活的便不是心而仁乃生活之理具於人心原非兩箇故卽以人心直指夫仁人路是通行的路有這通行的方是路沒這通行的便不是路而義乃通行之理比於人路亦非兩個故卽以人路直指夫義仁卽是心義卽是路於是竟將路與心代了仁義說舍了路不由便一步行不去放了心不求

便把身是死的。大可憐憫。故曰哀哉。此已說得十分痛切。又引雞犬說這等沒要緊的放去。尚曉得求。心恁般關緊。放了反不曉得求。謂何這等樣顛倒。只說心者。心原可該路也。學問之道。千古聖賢。都有個學問。其方法多門。然總不外於求放心。將這活潑潑東西。提掇得來。欛柄在手。所謂如如不動。炯炯常明者。只此一着。則一切道理。皆屬名相。一切學問。亦皆屬筌蹄。更無功夫可做。而已矣者。一了百了。乃直提宗旨之學問也。

〔商〕諸國光問。仁義禮智信。孰不可名人心。而此獨標仁曰心。孰不是人路。而此獨挈義曰路。何也。答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心原即是仁。且仁為善之長。并禮義智信。俱可該得。又抽出義來

云人路。如夫子以復禮爲仁。便將禮爲仁用。孟子平日論事俱以仁義並言。便將義爲仁用。蓋禮有條理。義有裁制。隨人所尚。如陽明致良知。又重在智。可見箇箇字俱可提得。○王熙章問。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即是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旨。若謂可合却詩書墳典。單守一個心在。則聖賢學問可不須設了。答曰。求放心亦原不廢學問。但聖賢發言。要看他語脉所重。不要像攔江網去包收。此只教人直認自心。說個學問無他。只求放心而已矣。乃直截了義。正不必將學問牽纏張設。甫曰。聖如孔子。有何放心可求。乃有敏求好古之功。何謂。曰依仁之後。仍有游藝。因不廢學問也。不妨學問。若謂求心後學問反爲心礙。正所

謂內外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曰先生平日每說要看上文。今上文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原是淺淺說來指點常人何必把學問苦在身上尋討。曰下學即是上達說話固淺道理實無不該。

○柴世培問心若放而後求便落第二義了求放心還是求其未放之心否。答曰。求放之心忽然求曰。即是用操存功夫。曰心若不放只好温養并操存亦若不得。求字正爲放字而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趙註曰無名指手之第四指非用指也朱註曰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測〕這借指之不若人。以形心之不若人。孟子的書借喻極多或物類或形體都是借外邊來形狀的。

〔西〕鄭爲齡問有無名指養桐梓兼愛寸膚數章都是論心的其中說心不若人身所以養爲養小以失大或論多端請各分別個定際答曰你試爲件件還他個定際看孟子的言分於一義生出許多借照若必逐處討個定際恐沒有這許多說話。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言註〕拱，兩手合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

〔測〕這借桐梓之養以形心之失養。不知所以養之者所以守雖

是養身即指養心。

〔節〕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趙註口小體腹也大心志也場師治場圃者梧桐檟梓可為琴瑟是良木樲棘小酸棗無用是賤木也朱註以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測〕這借口腹之養。以形心之當養。所以考其善不善。是考養的善不善於己。取是從自己身上。別出箇貴賤大小來。養小為小人。養大為大人。便是善不善之別。舍梧檟養樲棘。借為以賤害貴之喻。養一指失肩背。借為以小害大之喻。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是反跌一下。見飲食之人斷然要失大體。故不可養小以害大耳。

〔商〕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朱註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屬也官之為言司也耳目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以外物交於此物引之而去不難矣孫疏曰心君也上官者也以其亦主思故亦謂之官

測大人小人只在從大體從小體處分別因論從大體之大人。先把耳目之官以形心之官官是所司之職不思而蔽於物乃為聲色所障蔽耳目亦等於聲色矣上物字指聲色下物字指耳目。以聲色之物交於耳目之物則視聽俱被他引去了此雖是引耳目究竟是引心心所司之職在思思則得心的職。不思則不得心的職。此天之所與我者看上邊文勢俱卸重在心上。還尊指心。人必神與氣合而有生生是天與的則心即是天與

了說個天與見得此心雖寄於形骸之內而實與天相通太虛同體如此其大先立乎其大者是預先把這心的大體養得精明植立得定不令昏昧放倒則其耳目的小體雖在外邊交涉自然能視思明聽思聰聲色不能奪我的心此為從大體之大人而已矣自富歲章至此皆是論心究竟心是怎麼樣能思的便是即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以思言蓋心之體原非內非外非中間非出非入非不出入故無時無鄉本體原是如此則所思亦如此操即是思心之養到者不待操而自無不存養未到者必操而方存存亡亦非涉于內外之謂存者於同然之好乎且之良能尊心致志而求其放心思則得之也亡者惑於生死

蔣鍾。貌於口腹而失其本心。不思則不得也。從大體。從小體。亦只在思與不思辨耳。論心皆以思言。而心之本體究竟無可指。以思窺心。正猶以情窺性之意也。

(商)徐學古問。天所與我。兼耳目心說。今獨言心何也。答曰。說到天與我的何等大樣。正是極狀其爲大體處。豈宜將小體混入。(朱本瀜)問。心靜淵於中。止可言存。言養。如何說箇立。答曰。你不看下面奪字麽。奪與立對。惟立得定。方奪不去。下字原有斟酌。然究竟不出存與養耳。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

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演爵怎麼分個天人。天爵是天所賦畀。有生以來自然有的。人爵是人世寵榮。有生以後別人加到我身上的。天爵人爵並提。正要發出相因介一處。遂說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便依從他。是得則俱得了。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起念不清。然他既在那裡修天爵。則仁義等功。原未嘗廢。人爵亦自可得。迨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前而有爲而修。不免敗露。所得之人爵亦亡。是失則俱失了。周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秀士升之司徒。造士升之司馬。後世遺規未盡泯。遂有借爲梯榮之徑

者至於戰國縱橫輩則惟知人爵又不復可語此矣。

問江萬國問終亦必亡有指天爵言者若人爵則後世天爵不修而人爵不亡者亦多恐說不去答曰看前面棄其天爵則天爵已是亡了如何又說終亦必亡終亦者究竟之詞還是指人爵。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註趙曰在己者謂仁義也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膏粱細粱如膏者也令善也聞譽名人所聞也文繡繡衣服也。）

〔翻〕欲貴。即欲人爵的貴。這人世能榮。那一個不要。是人之同心也。然爵有天人。則貴亦有在己在人之別。上章還是天爵人爵並論。此則抑置人爵。單重天爵。說人不欲貴則已。既欲貴。則反求到自己身上。那個沒有貴的。但人只在外邊馳逐。不向自己思忖。正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効貧兒者。人之所貴者非良貴。又與他剖別。說這人貴。不是那好的貴。趙孟能貴我就能賤我。此全是予奪繇人。自己保不穩的。若是良貴。則絕不繇人予奪。自己儘著受用。遂引詩之飽德說。飽乎仁義。仁義充足於心。就像吃飯飽的。何等快足。令聞廣譽施於身。因有仁義自必有聞譽也。仁義在內。所以把個膏粱吃在肚裡的比他關

誇在外。所以把個文綉穿在身上的。凡他不願膏粱文綉。見得自己的貴。這等樣好。更何假人貴為哉。

（商）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朱註曰。與猶助也。

（講）這借杯水車薪。以形為仁之不力。仁是人的本心。不仁是仁的客念。本心自能勝客念。就像水自能勝火。但人常常提着這本心。則客念原不能相侵。若平日都是不好念頭。偶然有些兒好念。要去降伏那不好的念。如何消滅得他來。正猶以杯水救

車薪之火者。火不熄。便謂水原不勝火。則不仁念頭愈加昌熾。是反助邪不仁了。終亦必亡而已矣。人還道有這些兒好念在。不知旣被不好念所勝。則好念亦必心灰。連這些兒畢竟都喪亡了。可見爲仁須要充拓其本量。如泉之必達。方爲得力。

【西】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註疏】荑稗即禾中之莠草其實可食。

【測】這借五穀之不熟。以形仁之熟。五穀能生人。本是種之美。不熟便不如荑稗。以其不堪取食而失其美也。仁乃元善之長。統四端而資萬物。亦人之所賴生。爲種之美者。須要他熟。蓋學仁者

爲仁。初時在那裡渺存，還是生的，直要勿忘勿助，打成一片，不待存而無不存，纔可言熟。五穀必須熟，方能生人之形，仁必須熟，方能生人之心，其功効正相似也。自天爵章至此，皆是論仁，然不曾實訓仁若何。平時所論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皆指此也。又兼言義與忠信，則帶及之者耳。只因不辨受萬鍾，失其本心，故特標天爵已貴，以示隆重，若人爵乃可有可無之物，何足比數。爲仁者須要工夫綿密，以勝乎不仁，造詣純熟，以成就乎仁。庶仁之美者可無失其爲美也

(問)黃衍祚問。仁如何用功，如何見得他熟。答曰。孔門專論爲仁，惟告顏子最直截。如克己復禮，乃是用功，日月至焉，生處尚多。

三月不違。便幾於熟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打成一片

斯時從心所欲不踰矩。乃可謂之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趙註曰彀張弩赴的也。

（湖）此借羿大匠之彀與規矩。以見師之設教弟子之為學。都有個方法。進下幾個必字者。斷乎不容廢也。正意不曾說破。然前章論性論心論仁。而以此結之。當是教人求仁與心性者。必遵個方法。乃可坐進此道耳。

（南）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朱註曰屋廬子孟子弟子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朱註曰本謂下末謂上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矣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

奚翅猶言何但。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測】禮與食色並論。以禮爲重。原一定不易之衡。但任人論禮。將禮食與饑死較。親迎與不得妻較。是爲寸木於岑樓。重與羽於鉤金。食色偏取其重者。禮偏取其輕者。乃一偏之論。似見得食色爲重。若孟子論禮。將紾兄臂與不得食較。摟處子與不得妻較。是齊寸木岑樓之本末。準金與羽之等分。乃持平之論。自見得禮爲重。

【訛】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

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
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
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
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趙註曰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弟順也 曰交得見
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趙註曰有餘師師不少也

〔測〕堯舜是人之所望而畏者。曹交却問人皆可以爲堯舜。又將
已與湯文對較。討個方法。這是何等志氣。故孟子即就他爲學

導引說何須費却閑計較只打緊氣力去做便了亦爲之而已矣弗爲耳所不爲也行堯之行人病不求耳皆是吃緊責成他爲徐行後長謂之弟言只走得落後些有甚麽難事言弟而孝可知堯舜之道格天協帝萬古無兩人只道他怎麽樣大却不知只是孝弟便了究竟堯舜之道不盡此孟子却要就淺近處接引人所以說孝弟就是堯舜徐行就是孝弟其實一句之水亦是水火燃泉達正不能外也誦堯言行堯行叫人就在日用常行上做先說服堯服總是就淺近處模擬之耳穿堯的衣服說堯的言語幹堯的行事儼然做出一個堯來叫他不是堯不得是即堯而已矣又說個纔見得學好樣便做好人學不好樣

便做不好人。出此入彼。不是泛說是然了。夫道若大路然。照上徐行後長。正是一條大路。有甚難知。歸到家裡。就非親從兄處做。只有一段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莫之爲而爲。不知乎之舞之足之蹈之光景出來。有餘師。是就自己所行出來的便是師。方日用之不盡。何必煩請受業。此雖是因假館之說。非禮。故不強留他。然論道理。亦實是如此。

〔語〕張右民問。孝弟乃爲仁之本。縱放黜格被。終爲後起。何訓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答曰。孝弟既爲仁之本。便有個爲仁之末。堯舜是本末兼舉的。孝弟之道。推之四海皆準。畢竟也要推去。

○徐遂辰問。論堯舜如何不實究道理。只在衣冠言動處說。答

曰。孟子的文章。常帶描寫。他正把衣冠言動。描寫出甚的模樣來。若實究道理所在。則前面孝弟便是。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註疏曰小弁小雅篇名太子之詩按史記幽王嬖褒姒生子伯服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而作宜臼也戚親也朱註曰固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道語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朱註曰凱風邶風篇

衍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通〕小弁之詩固是怨孟子解之以越人彎弓談笑而道爲疏其兄彎弓涕泣而道爲戚小弁之怨正是戚之之意長歌之慘甚於痛哭其情無可奈何發而爲詩之怨乃本於愛親故爲親親而仁也公孫丑又有凱風一難不知過有不同凱風是母之不能安室一人的失節其過小小弁是父之廢嫡立庶關繫宗社安危其過大愈疏言親已疏我而我又不放在心上是愈疏了不可磯乃河邊磯頭石闖出水裡水流過這石上便激怒跳躍起來是以磯喻母以水喻子者愈疏不可磯都是不孝則怨與不怨各有所宜不可一例論得因引舜之五十而慕爲至孝見

得小弁之怨。即是舜之慕。故以爲親親。而無傷其爲怨耳。

商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孫疏曰宋牼宋鈃也石丘宋地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測 商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子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趙註曰季任任君季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儲子齊相也連屋廬子名問隙也朱註曰書洛誥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註疏曰不見儲子爲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

仁而已矣何必同趙註曰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之功實也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趙註曰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二人為師傅之臣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髠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髠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趙註曰淇衛地消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高唐齊西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

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膰炙者爲燔孫疏曰史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定公日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測）此是兩相折辨的。淳于髡開口說名實。見得自賢名者應於國有實益有諸內必形諸外其意已默寓於此。先名實爲人。是以名實爲急着原要利益人國後名實自爲是不務名實乃自揣不能爲人。止求獨善耳。今夫子在三卿之中。既是爲人的了。名實未加於上下。君民俱未得益而乃去之又不能爲得人來。專就爲人一邊不符名實責其不仁。孟子因他論名實在去就處。故說去就亦拘不定。如伯夷伊尹柳下惠或去或就各不同

道其趨向則一。只要不傷本心合着仁便了何必形跡之同。淳于髡說去就因拘不定。然如穆公用賢而國土日削就是賢者在位亦濟不得甚事。孟子說你道用賢無益處不用百里奚便亡了。削何可得淳于髡說既是賢者也要做出來看。如那歌哭的。有諸內必形諸外。若爲其事而無功效選是無賢有則定然識得他。孟子說你如何識得賢者。如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復因燔肉不至而行。當時揣度者以爲爲肉。爲無禮。而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蓋不欲以色荒僞賢之過歸君而以燔肉之小失遂去。自認個微細之罪。其本意如此不欲爲苟去又恐去之無名。終須君過。借個無禮名色。乃其分意者。此在不知者固不足道。

即知者亦止知其旁意。而不知其本意。賢者心事。豈易測識。此一難一折。語語相駁。蓋去就大節所關。不容無辯耳。

兩節受采問微罪說在孔子身上。孔子原未嘗有罪。似還指君言。答曰。孔子原未嘗有罪。所以下個欲以字。乃其心欲如此耳。若在君。則縱有不是。如何可把罪字加他。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霸諸[illegible]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註疏曰慶賞也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多取聚斂之臣讓責讓之貶少貶其位也討者上討下也布令陳辭以責之伐者敵國相征伐也用兵行師以加之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

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朱註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賓賓客旅行旅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未必賢也官事無攝不可缺人廢事也無曲防不得曲

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利病隣也。無遏糴。時國凶荒。不得閉糴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朱註。以君有過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則

商　管東溟曰。摟諸侯以伐諸侯。罪不在侯而在摟。然上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二何則伐者三代盛時之伯所有摟者三代衰時之伯之所爲也。若以西伯之事觀之。則伐崇伐密。亦未嘗請命於紂。至於湯爲夏三卜。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勝殷。大以摟諸侯以伐國大也。若此又順天應人。將有適然。不可以伯道論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朱註。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註疏曰滑釐慎子名。即慎到。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

測 商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測

商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趙註曰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陶堯器大貉小貉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朱註曰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訓商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朱註曰白圭名丹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

〔測〕

〔面〕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測〕執者確有執持不可搖奪所以叫做君子亮是明亮是非疑似見得分明方纔有個把柄去執若是不亮便沒有個把柄將甚麼去執

〔面〕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

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趙註凡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也

（測）孟子之意樂正子單是一個好善然不一直說出先把個强有智慮多聞識皆治國之必不可少的說起那樂正子一件也沒有此正是文法開宕處方顯跌得好善之妙出來好善足乎單是這一件好善難道便彀了不知好善治天下尚有餘故以爲優何況一國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是把天下的善都擺在這好裡面以天下之善去治天下有何不寬裕

又將個不好善的訑訑之聲色距人。讒諛至而國不得治反映一下以見好善之果徵於天下也」

「商」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趙註曰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

「測」

〔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趙註曰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臣遭紂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舉之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以爲相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發於聲若甯戚商歌入謂國內也法家法度大臣之家

【訓】這只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兩句意思然單單說這兩句便不覺得動情所以直從千古聖賢之孫因而亨人之收過困之喪亡歷歷說來而末路方點出正意以咏嘆之大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人都從困厄中發達又是引起天將降大任意乃以故字接下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其身是外邊境遇困窮交集無可奈何行拂亂其所為行者身之所行動為者事之所營為行動如此營為反如彼相為拂逆錯亂不得自繇歷數其處困之極也心是思慮的心人當晏安時心易昏惰提不起惟極困苦方肯操心慮患務動得起來性是情識的性人當晏安時只要討受用不能自飭惟極困苦方肯堅忍

那情性一切情好都熬鍊得過能是才能人當困苦受得折挫多真是吃一跌長一識才能方有所增益此皆從困中得來者人恒過不是常人之多過乃謂人情大抵如此困是心被圍困疑團不能打破衡是處被扞格想路不能透出而後作言方纔肯把心處抖擻振作將起來色是自已的色面紅色因不覺徵於態狀聲是自已的聲長吁短嘆不覺發於聲音而後喻言方纔自已傀恨曉得不是此正解恒過能改處法家是法度的世家繩我以禮法的拂士是拂逆的而臣不肯阿順我的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人主一無顧忌便終日般樂怠傲了所以其國多分要亡這樣看起來千古之窮通得喪歷歷

如指諸掌乃下個然後知三字有惕然警醒喟然太息之意憂患是人道不好的如今方曉得生倒在於憂患安樂是人道好的如今方曉得死倒在於安樂樂是苦根若是樂因舉世夢夢顛倒其中人能縱觀千古大開眼界又何憂患足以困我而不早自立哉

問倪嘉元問聖賢樂天心志如何有若如虞舜父頑母嚚只是克諧以孝烝烝未見其苦處答曰你道他怨慕也如窮人無所歸還不苦麼 程清問行拂亂所爲既是自己幹辦的如何聖賢也有錯謬答曰有舜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要尋個順親方法不能也是計無所出至如管夷吾不蚤去事小白而先

事子斜豈不是錯處○錢雨問孟子學問得力、一在不動心、一在性善此處及說動心恐性與前論因何不併答曰心不動須從動來惟將心操斂至有定力方能臨事不動性原有靈覺之性有情識之性惟恐識性方能保覺性正不相悖○朱大提問聲色從自己身上看乃朱註指他人之聲色似更易見答曰色聲若在他人加來恐能愉者少惟形之自己便斷無有不愉的了註疏原如此說○陳登明問繼體之君世胄之子生於安樂無憂患可歷者豈盡至死還是論道理如此耳答曰你道繼體之君只一味安樂全不帶些憂患的麼此便如秦二世隋煬帝畢竟不免喪亡至於世間人只曉會快活畧沒些憂患則恣其

所爲縱欲敗度傲已凌人何所不至斷未有不取禍者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質書

屑潔也王良傳從來屑屑不憚煩

【訓】術是機權乃巧於用教處不屑不瑣屑也大凡言語說得瑣屑反取人玩我不屑教他正使他自去推求舉一反三點頭悟尼郎是教誨他的處在

【商】

盡心章何上

盡心章至行之章

【總訓】告子篇論性又論心其言甚詳然俱各別說此盡心章則合

心與性而約言之皆是告子篇總論。盡心必繇於知性養性。必合於存心。論性皆離不得心。而性又通於天。則知天事天以立命。乃爲性之究竟也。莫非命章又爲立命發。求則得章爲存心養性發。萬物皆備章。爲盡心發。行之不著章爲知性知天發。相連共五章。皆合前言而申言之。至於求仁莫近。仍與告子篇論仁互見。蓋曰性曰心曰仁。至理總不出此。故多方發明。而終以由而不知嘆息之。中非爾力。知其可忽視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訓]這總是論性。心即性之所生。乃將來用功的天。即性所繇賦。

乃將來印證的。只完得一個性學。盡其心、是心之本體原量同太虛、德富焉有、最爲廣大、能克拓以滿其量而無有缺陷、方謂之盡、這等樣盡心的。必已是知其性了、心止就有生後能知覺者便是。性則逈乎幾善。乃未生以前。直與太虛相通者。實爲心之本體、人能悟得性體原自廣大、自不爲情識所封錮、心纔克拓得開、方能盡心。知其性也、是逆推到前而去的、知其性則知得天了、天與性總在太虛之中、而俱稱一點靈光、以不昧蓋就形體論、天若大、人若小、若論性、天也是這點靈光不加大人也是這點靈光不加小、能知得性、則我的靈光與天的靈光、相爲脗合而 知得天了、此是順推到後而去的、然這就造詣已

成的。論他相因之次第。若下手做功夫，卻在那裡，在於存心養性。心是提得起，放得倒，着力得的，須要操存他。性澹然無朕，着不得力的，只好勿忘勿助，涵養他。着得力的工夫，在心上做。着不得力的工夫，在性上做。實踐行而不悖者。事天者。我把這心性在這裏存養，則我這點靈光，炯炯不昧，直與天的靈光相爲對越。所謂齋明以承祭祀，莫過於此，乃所以事天也。蓋盡心繇於知性。是了悟，歸夫上達。養性合於存心，是功夫，從乎下學。乃繇下學以上達，而既達乎上，則與天通，故能知天事天耳。然生死事最大。人若爲所顛倒，便難用功，故又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人只因有了這個身，方有個殀壽，殀見得短。壽見得長。我

能在身上提出一個性來。這個性無始無終。窮刼不壞。殀壽之在性中。不過幻起幻滅。總一須臾耳。把殀壽看作一般。沒甚樣的了。脩身者。即指上面存心養性。能存養。則形色化爲天性。而身亦修矣。此是帶過的話。以俟之者。聽殀壽之自至也。立命是立天之命。前單說天。尚非我所能主張。此說個命。乃爲天之所賦畀。我之所稟受。呼吸繇此相通。我便可主張得來。殀壽不貳。則我的本性。不爲生死所浮沉。而頭出頭沒。這個賦畀的命。把柄在我。與天相參。而卓然植立。不至於頽墮。是乃所以立命也。到了立命田地。便能與天合德。而吾性之分量。乃全盡而無餘歟矣

〔商〕秩養謙問首說盡心知性次說存心養

身立命看來都像功夫為何功夫只在存心養性答

養其性實實說個存養故是工夫若盡其心者知其

也二字一呼一應遲下則盡心就是現成帶過的話了至於修身以俟之身字從殀壽生來俟之正應轉殀壽不貳則修身亦只是承上帶過語若於修身又有功夫便與存養判然為二反雜亂無緒矣○況原沒問心如何盡可有實指處否答曰若要實指當如孟子以四端言之如仁為善之長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無所往而不為仁這便是盡心之一端○葛李真問盡心與存心如何分别答曰始初下手用功只

可去存心至於功夫了徹方能盡心○將文會問知天立命與中庸之天命相同否答曰相同乃謂上帝之賦與也其義已詳發中庸內○李長齡問心曰存性曰養豈存在先而養在後如存養一時互用是一邊在那裡存心一邊又在那裡養性心性判然爲二了答曰存養功夫原無兩處去分用的那存心雖是有思慮畢竟要合着那無思慮的性做方纔即存即養不至兩岐○倪嘉賓問此章是論性學何以說到殀壽似又論及氣上與性無干答曰性原不因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正惟殀壽看做一樣方爲見性方於用功徹生徹死更無起倒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柴世城問此命字似當作稟氣之命於壽殀字更切

且於下莫非命。不必作兩解。答門此章原是論性。故命字亦只在賦理一邊看。且說個立字。分明是心性的命。可以繇我植立。若稟氣則一死便罷。觀下命字只說順受便見。○爵慶遠問命如何下個立字。答曰。譬如今人做官。少不得本例廷的勑。依着這勑上去做。便與君命無有廢墜。豈不是立。若把這勑上不遵行。便是放倒他一般。如何說得個立。

管東溟曰。性者心之所生也。心與性之辨。精莫精於內典。曰隨緣不變曰性。不變隨緣曰心。○既言知性。又言養性。然則知在養先乎。養在知先乎。曰。唯知故養。唯養而知。乃致也。蓋知性實有二等。有始覺之知。有圓覺之知。孟子知性一言。實是徹上徹下。而性善從良知良能說來。此以始覺一門開人也。子思說到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方通究竟之圓覺而言之。然皆引而不發。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趙註曰巖墻危險之下能壓覆人也桎足械也。

測這個命與上章的命不同上章是賦理的命此是稟氣的命。而其爲賦畀之命則一也莫非命正應上章說賦理的同是命。稟氣的亦莫非命蓋氣有舒有促有生有殺所以在人身上就有個夭壽生死那像有生以來天分付定的一般故亦說個命這夭壽生死莫非命也只要順受其正上邊的命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的所以要立這個命是繇不得我的所以要順受正字解說在下面惟是要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險的墻下以免覆壓之患盡其道是修身以俟死的故爲正命桎梏、

是犯了法被桎梏而死在天不曾要死我我自去取死的故為非正命命之正與不正只是順命與不順命之別也這中則修身立命之意

〔商〕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測〕去尋求他就得放舍他就失這是得因於求乃求有益於得的在我者我所得主張正解有益之故求他有個道理不可妄求得他有個天命不可必得這是得不因於求乃求無益於得的在外者我做不得主張正解無益之故求在我求在外雖不

明言究竟在我卽指心裡。在外乃指心以外世境。人只爲馳求於外。遂忘却了在我的。二者相爲低昂。故舉在我在外對較。欲人之審所求耳。這是申明存心養性之意

〔商〕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測〕我字。正與物對。乃合物我於一體。而不容作分別相也。物、卽指人物。凡含靈之類。皆與我靈性相通。如觸之卽覺。叩之卽應。疾痒之感。我輒爲慘舒。謂何物與我。這等關切。可見萬物都具備在我心裡。原相爲一體的。反身。是反到我身子上。誠。是眞實

只因人我隔膺未免有虛假相欺所以要反勘其實與不實反身果誠實則心體洞然八荒我闥自覺暢快得緊故說樂莫大焉人不能到這田地怎麽做功夫有個強恕的方法恕是推己及人勉強去行這恕的事仁乃萬物一體行恕原即是仁但加了勉強還未到一體田地所以說求仁莫近焉到了仁則萬物一體而皆備於我者無絛欠矣這是申明盡心之意

（問）宋存楠問萬物皆備畢竟包涵於心如何下個我字答曰人之所以與物分別者只爲有我不但自私自利即好人未免貢高我慢惟有我相遂有衆生相一經隔膜不勝異視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合他做一個來後來強恕求仁正力克其我以還

於皆備之初也○施惟誠問上章既說求在我此章似直指我體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着落處答曰求則得舍則失分明指着操存故屬在存心萬物皆備強恕而行是心量原徧滿分明要推心以滿其量故屬在盡心二我假然相同不必穿插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測行習不是指百姓乃曾用工的學者行之已實落在那裡行了習矣又常在那裡行著是彰明出來察是剖析進去比著更深一層既不著不察所以終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道是什麼即前面說的性天夫子五十知天命知我其天聖門只子

貢嘆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世諸儒行習者固多能知性天者罕見其實知曾乎始終尤爲要緊者這是由明知性知天之意

（商）孫懋聖問知道原有淺深孩提之童且無不知愛敬者今必從性天不可得聞以爲單就用功學者發嘆恐愈阻人向道的心答曰玩行之習矣終身由併是他着力在那裡用功的道雖可以與知與能究到精微實聖賢也有窺測不盡處蓋此原根着論性天來自難淺覷。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趙注曰人能耻已之無所耻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也。

（測）

〔商〕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通〕恥之於人。謂人有這個恥。方纔成個人。無這個恥便不成個人。是這等樣關緊故說恥之於人大矣機、是掩取禽獸的陷阱、有一個關捩。一撥便動變。是變詐發出。更為巧幻道乃借來形容那設為陰謀陷人的為機變之巧者。謂做得這等樣事的人。就是有羞恥之心。也沒處用了不恥。面上無所用恥。只這不恥不如了人。還有什麼如得人來所以說恥之於人大。

〔商〕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測

商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朱註曰遊遊說也得已言不失已也見謂名實之顯著也

〔測〕尊德樂義是解說囂囂的緣繇。下面士字。乃責備那爲士者。古之人。把個古人做榜樣。是文章的關脈。囂。乃惟欣之聲。只爲當時遊說之士。以人知不知爲欣戚。所以說人知之也。只是歡欣。人不知也。只是歡欣。尊德是道得於躬。而我自尊崇之。無少屈也。樂義是理合其宜。而我自快適之。無少戚也。內裡是這等樣滿足。自然外來不能動我。則可以囂囂矣。惟是這等樣囂囂。故爲士者。定迴然別於流俗。他能樂義。自窮不失義。他能尊德。自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方能守得此身。不至喪失。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方能道濟天下。以慰民望。故民不失望焉。義主守。偏重於窮。道主行。偏重於達。故爲分屬。其實亦可互見者。古之人

見非今將說士之比。得志澤加於民。達則兼善天下。就是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就是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說話未免重複。但他只要歸在古人上提出一個古之人做榜樣。正呼那遊說的人高視濶步。仰法古人。不要與傾危之士。隨行逐隊。而自監其胸次也。

所在九思問窮達兩境。就是得志不得志。如何復作此二語答曰。此處重語最多。所以要歸着古之人。便意不重複。然得志不得志。與囂囂亦有關會。策士得志便氣揚。不得志便氣衰。而古人則於得志不得志。皆有自得處。所以皆能囂囂。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測

商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趙註曰附益也韓魏晉卿之富者也欿然不足也。

測

商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趙註曰佚道謂教民趨農及後獲其利也生道謂殺大辟之罪意欲生民也

測

商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註疏曰虞之為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後為驩的的使民舒適太平自得而已庸功也

〔訓〕這就霸民形起王民。故中間單發王民。以將王者末復以霸者小補形之。驩虞皞皞的。皆是樂。但虞度則出於有心。與皞皞之相忘者。廣狹逈別。其意都在下面。殺之而不怨恨。利之而不庸功。民日遷善而不曉得那個教他。何等樣的的。因歸到王者身上。說君子所過者化。是他政教所施。及人便變化了。所存者神。是他念頭所存主。人便感格了。上下與天地的神化。一同流行。

豈曰小小補苴其罅隙者哉。乃始終以覇者形王者之大耳

〔問〕兩峰間化而無迹即是神。神化似不分二項。答曰化即動則變變則化其轉移民風處尙有作用可見。神則所轉移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更不假作用。止在乞念之微。認作一樣者非。看作兩樣者亦非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朱註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民仁聲謂仁聞爲衆所稱也政謂法度禁令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格其心也

〔問〕善政亦不可廢。但以形善教之更勝。政中必不容無教耳。得民財乃是生之有道者。

〔商〕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王註良善也美也趙註曰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可提抱者也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這良知良能。千古來並無此名目。乃孟子創爲之說。蓋因世人從學慮上講求仁義。枝葉愈繁。本體愈晦。故揭出一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稱爲良。善正就本體上指點出來。令人認取。最爲直捷簡易。引孩提之愛敬。乃借不經學之知能。以爲學者用功方法。是直提宗旨之要訣也。人之所不消學問而自然能的。

這個是好的能、人之所不消思慮而自然知的、這個是好的知。怎麽見得、孩提之童、並沒一些學慮、無不曉得愛其親、及其稍長、並沒一些學慮。無不曉得敬其兄。單說個知字。不說能字、能就寓在愛其親敬其兄裡邊了。這個親親、就是萬物一體的仁、敬長就是群動咸宜的義。仁義原該括乎天下、怎麽就把親親敬長、人的私情抵當了。此沒有他故、正以親親敬長。可以達之天下也、達即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乃擴充之意、即此一念之愛。原能達之天下、無所不愛。斯以爲仁、即此一念之敬、原能達之天下、無所不敬、斯以爲義、仁義這等樣極大道理。只在親親敬長、發於孩提稍長時、便是可見知能之良、何等直

提簡易人怎麽不在此處認取

〔西〕劉亮采問良知良能固是直提易簡然如博學愼思亦有知能從學慮中來豈得謂學慮盡皆不善答曰這單要人提那不學不慮的本體中間雖不廢學慮即提本體去做功夫究竟了手要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處則以功夫合本體學慮仍用不着矣〇鮑之聰問親長為仁義不必說到擴充上前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似達之天下即在同然作證更於無不知能叫得醒答曰這也要看口氣那邊說孝弟而已矣字是個了當的話說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者也字是個截板的話乃此處說達之天下也正如人

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分明要達開去。如何說不要擴充。然又不可錯認這達字是用工。此話只要透上面親親仁敬長義。亦是現成的話。

管東溟曰此章乃孟子悟性善之根源處其指親親爲仁敬長爲義正悟機之所在也悟機必發於利那而漸認擴充不知費許多工夫然後到資深逢源處俗儒奈何輕借良知良能爲話柄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溯這借舜形跡之混俗。以狀舜心機之獨靈。舜之居深山與木石鹿豕居遊那時他和光混俗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實差

不多儘幾希耳。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取諸人以爲善。若決江河。一觸動他機括。沛然莫之能禦。再遏抑他不住。舜豈是形跡間可窺測得的。

商　楊朝烺問。此章分寂感看。居深山不異野人。是寂然不動時。善言見善行沛然莫禦。是感而遂通。舜之所以莫禦者全在不異上。似形容更爲入深。答曰。予尚未解形容二字。惟上半截虛虛說個無以異於野人。跌入聞一善言處。及其二字方有情。若於舜之居深山。先實講一段寂然道理。下面語氣便呆。反失形容之妙矣。○吳希文問。孟子發舜與野人處。正在幾希不僥不開中亦自有常惺者在。幾希似不曾輕忽過。答曰。幾希只是說深

不多即就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看。在那邊是指心上差不多。這裡是指迹上差不多。俱屬虛字。何得作實義解。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測]這章要人在本心上直達出來。不為是本心不要做。不欲是本心不肯欲。人初念未嘗不如此。轉念便許多牽繫。不能依得他。無為就依着他不要做。無欲就依着他不要欲。人能直達得這本心出來。工夫如此便了。本心之外。不能再加些毫。而已矣者。當下直了之語也。

[詳]湯自新間。無為無欲。亦必曾用察治功夫。心上明白的方來。

[illegible]若常人之心。起念即不清楚。如何任他硬做。能得無為無欲。

答曰孟子正爲指點人的本心當下一提即是一證即了至於察治功夫雖並行不悖而提宗一喝直是撥眼金針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孫疏曰有得於已謂之德通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通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稱耳疢疾人之有小疾常藏在身者也

測德慧是德性上的靈慧以本體言術知是巧術上的知解以作用言蓋兼體用而有之疢疾是小病在身就如人在災患中一般人之有德慧術知的恒常在乎疢疾這是何等樣人惟獨孤遠的臣庶孽的子不得乎君親正是有疢疾的其操存乎心危殆而不敢身安思慮乎患深沉而不敢浮淺心慮是這等樣

操練方得靈通故逆舉此以爲疢疾而有知慧的榜樣

節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測這是分別四種臣品之不同事是君則爲容悅容乃體面上修飾得好事了這個君只要以體面得君之歡心便了若安社稷爲悅是以奠安社稷爲中心喜悅心事只在國事上在彼悅君心而此則悅自心便相懸絕惟其爲社稷安危所係故謂之社稷臣然安社稷還只在國家運祚上着念若達可行於天下

乃要舉世生靈咸拯方纔肯行不則寧甘隱遯天民是承天之委托以待時者故謂之天民然達可行畢竟要遇時方纔行得若正己而物正則不論過之通塞皆要拯世只端正了自己身子存神過化一切感通於物自然各正這是天下俱在他默移之中功化更普故謂之大人四等臣品固一步高一步然即容悅亦非側媚體面好者當是其臣俱在好一邊論也

商启聽問容悅皆作媚悅謂何不用答曰擬人必於其倫下面三種臣是甚麼品格怎把那側媚的人與較等級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

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趙註曰不愧不怍心正無邪也育養也

訓王天下極世上的尊榮不是說不樂單要形狀下邊的三樂故說君子有三件快活而王天下這等可樂的還數他不到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承歡聚順天倫之幸故爲一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廣體胖成已之事故爲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誨養育之道行可傳成人之事故爲三樂又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深見三樂之可樂反覆申言而不嫌於重複也

詳金維衡問不愧不怍得英才教育夫子一身已具備乃又終日栖栖皇皇似未見有樂處答曰樂亦在其中矣怎麼說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趙註曰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睟然潤澤之貌朱註曰盎豐厚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測〉借所欲所樂以狀君子的本性說個欲樂還是從外邊得來若本性是我自家分定的逆欲樂也說不上廣土衆民爲道可得行君子也要他但所樂不在這裡又進一層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更爲道可大行君子也快活但本性不在這裡性本人人同具說個君子所性者常人本性埋沒未必能然故獨屬

之君子耳。君子的本性。雖大行也增加不得到性外。雖窮居也減損不得到性內。這是本分內一定的緣故。君子的本性。仁義禮智。植根於心。眾美俱備。無一欠缺。其生色也。因有在裡面。自必要直達出來。睟然潤澤之貌。發見於面。盎溢於背。施展於四體。不消告戒。而自會得曉諭。手舞足蹈。都在這裡面。這乃是實受用處。不從外來。取足分包。豈是世人所能加損。

商米茂聰問君子無性外之樂。既云樂之。何又云所性不存。答曰孟子的書。原慣用機鋒。因為形狀性體。把一個極要的。極書的。俱不當數。正從力撥寫所性之妙。（陳以禮問。心性是合一的緣。何說性又說心。豈仁義禮智。還不是性麼。答曰仁義禮智。

是借來形容性的好名目原不得即認爲性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朱註曰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

測

〔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今傳作註註疇畔爲疇

疇易訓容易乃一向耕熟絕不背力易其田疇是無不熟之田薄其稅斂是無過取之賦菽粟積得多所以民可使富足食之以時是有個時候而不多食用之以禮是有個禮制而不濫用積下菽粟好去交易所以財不可勝用這都指菽粟又借水火以形菽粟說民非水火不生活 這節因說昏暮叩門求水火無

弗與者只因他至足多得緊所以不至吝惜聖人治天下更無別法只是使有菽粟如水火使者即上面易其田疇等事也故粟果如水火則民皆有無相通焉有不仁者乎仁字即是以菽粟相周濟不必說深此可見菽粟不徒全民生命亦且可挽回世風治天下者宜首務也

商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趙註曰瀾水中大波也容光小郄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朱註曰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測〕這都是借喻，借喻中即含有實義，若明指處，只在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二句，通章文勢錯落，而意義實貫，要曉得他虛實相生，若合若離之妙，登東山登泰山，是借來形容他造詣之高，造詣既高，則俯視一世，見地自廣，所以小了魯，小了天下，既造高識廣，人怎麼測度得他來，於是用個故字接下，觀於海者，望洋無際，凡水不易比擬，難乎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仰高莫測。凡情不易度量，從那裡去指點他，難乎為言，然雖難測度，觀他自有個方法，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看了水的波瀾潆洄處，就可曉得水源的深處了，日月有明，觀他也有術，可容那光的罅隙處，必照入焉。看容光必照

的所在就曉得日月的光明了觀水觀瀾即頂上面觀游來從海裡去觀終處瀾難看從波瀾處觀便近取易識日月乃因觀水的觀字映帶下來是皆以一隙而貌見其全體所謂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皆就此一隙觀之矣既測識得他來便可去用造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滿此科必不能行到彼科又借水影個造詣之方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就章美使下學有得必不能上達成章乃充實之謂美後來美大聖神都從此達上去如水之盈科方行一般達到盡頭處就是登東山泰山之高而與孔子之高齊肩了總是聖人之道雖至高難仰實有階易窺學者必循乎始基之程方能陟最高之域也

〔問〕曹觀文問甚大而有本以漸乃至何爲一槩不用答曰此章只有遊聖門志道可提出作主其餘當因文爲義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分明狀他造詣之高於難於測度遊聖門者難爲言循觀游難爲水正難於測度之意觀水根上觀海起下流水而以觀日月比量所重原在觀字是擬聖人者用此法以測度之不成章不達猶不盈科不行成章亦是上達之法正應轉登東山泰山之造詣也本文語言錯雜必如此條序安頓若大而有本及漸字覺難插入〇沈自駉問此達與夫子下學上達之達同否答曰此處只說個達雖是活的然照着那孔子登東山登泰山方是達的盡頭則此達當與上達無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註疏曰孳孳勤勉也蹠盜蹠也

測千古人品之懸絶莫過於舜蹠說個舜皆以爲至聖不可及說個蹠皆以爲盜賊必不爲然其起初實差不多故特就雞鳴說雞鳴起者一日之初念爲善的就是舜之徒爲利的就是蹠之徒俱就念上看孳孳者前念未巳後念復續畧不放懈然此要看得輕只初念之不斷耳徒不是徒黨乃說舜道一類蹠道一類的人欲知舜與蹠之分沒有他故只在那利與善的中間起念在利原即與善相隣起念在善原即與利相隣出此入彼間不容髮人的起念處只道隱微可忽不知關繫終身人品之

大學者可不致謹於斯。

商卓人月問人性只有善今說利與善未免有善不善相對似與性善之旨不合答曰這要看那終始從他念頭起處說所以把個利來相對若論性是指那不起念處只有一個清淨妙明的本體故只以善言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趙註曰楊子楊朱也墨子墨翟也摩頂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子莫魯之賢人也。

訓千古道術不外於利己利人及人己兼利春秋時道術不明

紛紛去求道。都各執一端。自操門戶。所以有三者之不同。楊子專取着爲我。便拔一根毛。有利於天下。只是不做。此成甚麼道術。他的立論。乃是說人人自爲而天下治。然終是自了漢。於世界何益。墨子兼愛衆人。摩與磨同。乃所磨頂踵。自上直到腳下。利得天下也去做。此雖於世有濟。終是從井救人。子莫執中。是執爲我兼愛之半而取其中。似乎與道爲近。然中須有權。權乃因物稱量。該爲我就爲我。該兼愛就兼愛。執不定的。執中沒個權。與爲我兼愛的執一。便一般樣了。所惡執一者。爲其賊害於道。道無所不該。爲我兼愛執中。都是道所不可廢。今舉了一件。把道中的百件都廢了。所以爲賊道而可惡。蓋其時儒與道俱

倡教於天下。而釋氏後來遂三教鼎立。楊子墨子子莫各執一端。各彷彿三教之似。楊子乃道家之外道。墨子乃釋家之外道。子莫乃儒家之外道。後世儒者。徒知詆楊墨以闢佛老。而不知舉一廢百。自已先落於子莫之中。道術之弊。孟子千餘年前早已道破

何叔衡問。堯舜以執中開道統。何子莫獨以執中爲病。答曰。堯舜的執中。根那惟精惟一。是有權的。子莫的執中。對那爲我兼愛。是無權的。何得强引作證。蓋中原是活的。有權方可取中。中是定盤星。權是稱錘。此處正可相參。

管東溟曰學者當知天下道術除孔子之時中外又除素隱行怪一途外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

利辭章之學不足道也取爲我末世學多爲人而楊子之所取者爲己之群也拔一毛而利天下詘損心體之纖毫而有狀功於天下故其言曰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近於不顯篤恭之學其敝也必至於天下無一損經殉國者故無君摩頂放踵自頂至踵無一不損也損令身以利天下近於萬物一體之學其敝也必至於輕許人以死而反遺其親故無父此二學者後儒以佛老二氏當之大謬佛氏得乾元之大以爲大性學宗之老氏得坤元之至以爲柔弱學宗之是孔子一貫之所在也祇自佛教未來老教亦適於佛故楊墨皆出於老氏而純歸咎於老又不可何者今世功名富貴之濫觴孔濂亦將得歸咎於吾孔子也予莫之學又如何曰此學堯舜之道而失之者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蓋以惟精惟一之心宰爲化而立極此極亦不出於爲己爲人之間而一方所則惡可執子莫蓋有所執於一貳百慮之地隨所見而起一心宗與吾夫子之立已立人之作用亦相近唯精義入神之造詣未得端的故無權耳宋元以來諸儒凡學孟子而未至者尚必入於子莫下必淪於楊墨而誰其察之今至名利有根仁義無根則楊墨子莫之罪人也悲夫。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

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測〕飲食自有冲和之正味說個甘食甘飲覺得這等好吃便不是飲食的正味是未得飲食之正乃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人心亦然人心之害小之愛嗟來嘑蹴之食大之受非禮義之萬鍾只說個饑渴不消又添出貧賤來人能無以饑渴之害將來做心的害則肚皮挨得過骨架撐得起便目前不及人學問造詣總不濟然有這根器到底造得上不及人不足爲憂矣可見淡泊嗜欲乃是爲學根基

〔商〕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朱註曰介有分辨之意直道事人是其介也。

測

商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孫疏曰七尺曰軔。

測有爲未實措照下及泉看乃是要深造而逢源當指着爲學的有爲者必須透徹源頭方得他受用譬若掘井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穿及泉源猶爲廢棄的井也把從前功夫都枉費無用豈不可惜。

商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朱註曰歸還也有實有也

〔測〕性是渾然性體非不有個身在然他形色即是天性單在性上用事只好說是性身是實落在身上非不有個性然遽難得力如所謂視聽言動之請事只好說是身假是假借名義非不有個性與身然他只在事上作用鋪排一個體面故說是假久假而不歸歸到甚麼處如假仁就歸還到仁上仁方為我有他今久假而不歸到本體人都被他瞞過惡知其非實有也孟子平日論霸止為其功業之不大此則窮其心術之不純蓋此以道術論故所辨更微也

問季長齡問性與身原離不開的堯舜專屬性是有身外之性湯武專屬身是有性外之身何分析若是答曰堯舜原只消率性不必管身故專說是性湯武全靠修身尚到不得性故專說是身下字只一偏重而意義包含無盡然性亦可該身身亦能返性原無有不合○程雲登問假仁既久如何一時歸得來答曰我欲仁斯仁至怎麼說曰假的畢竟歸不得曰不假就歸有甚麼歸不得況假字尚有辨如假我數年不過借他來成我之學問五霸尊周亦是借他來成我之功業雖多一借尚與鄉原欺世之假相徑庭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太悅太甲賢又

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朱註曰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理也。

測

商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趙註曰詩魏國伐檀之篇無功而食謂之素餐。

測

商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

一無非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也註曰墊齊王子尚志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測王何事泛問士於甚麼事志是心之所向尚乃尊尚之不卑瑣也仁義而已矣至末雖就事言根上文尚志來須在志裡說敎一無非取非其有以爲非仁非義而所居所行自必在於仁義大人之事不外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今居仁由義便把大人之事已完備於此一志而大人之事都該豈不是尚志。

節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趙注曰仲子陳仲子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

〔測〕而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趙注曰桃應孟子弟子蹝草履也敝喻不惜

〔測〕桃應所問原是不必有之事其言近戲若以正答則舜為天子時瞽瞍已底豫安得殺人所使然殺人皐陶安可以法加

他然此不過一常人能答之耳有何意味孟子就他戲問即以戲答說管他做甚拏了他就是執之而已矣因一執字下而又生出許多波瀾轉折來乃送一難說舜難道看他執絕不禁止孟子說夫舜怎麽禁得法者天下之公自古至今相傳下的大有所受之也又送一難說舜既不禁卻怎生自處孟子說舜只以親為重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必將竊負瞽瞍而逃遵循海濱而處得免父於死便終身欣然快樂而忘了天下其大旨以說聖人心事固要全法尤要全親雖天下這等富貴也不顧可見人當變故但發乎至情縱極難處亦自有善處之方究竟瞽瞍豈有殺人之事舜豈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理特就戲

諸之中推出人子一段迫切的至情。正是文章之妙。極奇極幻。大類莊生之文。後來因有竊負而逃。便說群臣請他轉來。皋陶不執了他。舜復爲天子。這眞是三家村學究之言。豈曉得讀聖賢書的法則。

〔問〕周德問。劈頭說個執之而已矣。分明重在執法。天子旣不得禁。則惟有竊逃。庶親全而法亦全。此專爲仰法。若云舜之至情則他章言之已悉。何必借不必有之事想造。答曰。你道皋陶眞個去執他。舜眞個要逃去麼。此成何世界。後來看書的。說群臣請他。固可作笑柄用。議親議貴。亦是假話。難道天子父殺人。眞個發與士師去發落。[illegible][illegible]今痴人前便是說夢。張杷曰。然則爲

天子父。可一任其殺戮歟。曰。偶然殺一人。自當涕泣而道之。若多行妄殺。則平日順親之功安在。能爲孝子者。其父必不至此。然如人疵興變。患常見之大哭。因病卒以促壽。事出萬難。心艱一割。乃人子必無可奈何之遭。嗚呼痛哉。痛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朱注〕

曰。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廣居者然也。垤澤。宋城門名。又引此爲證。

〔商〕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朱註曰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拘留也

〔測〕恭敬在幣之未將預先有此心乃是其實若幣交時方恭敬即是虛文故謂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商〕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測〕形是五官百骸色是顏色及周身的運動都是性加個天是指繼善時通乎天命者乃靈覺之性也這天性寓於形色中原是合一不離的故說形色天性也並不加一配合語在常人一

悶情識用事填滿了這形色將天性擁在一邊賢人有意去制
形色非禮弗動總不能剗合一處惟是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將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把形色中都是天性貫徹踐者踐
般乃充滿其中所謂形神俱妙非那要圖者故非聖人不能下

何單說形不說色色就該在形裡了

蘭在九宫問天性是空虛的如何可着形色在裡面答曰不聞
即色即空即空即色空色果是兩橛的麼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
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
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

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集註陳氏曰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是有所禁而不可得爲者

〔訓〕

〔解〕管東溟曰齊宣所欲短之喪蓋母喪也古者父在則爲母服期非以厭於父也宣王無所厭而欲從期故孟子非之至於王子之生母死其服制原以期年爲限而其所爲請數月則尤短之者也孟子於之曰雖加一日愈於已其詞悄且側矣蓋至彼周制必均嫡庶母以三年之服直可謂盡人子之性者生斯世而有不移孝爲忠者非夫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集註曰時雨及時之雨也財與材同

〔測〕君子的設教因材而篤。不止一端。所以教者有五。時雨化之。比之於苗。人力已盡。天時亦至。只當那亢旱。有個欲長未長。勃難舒之意。得遇着及時的雨。便勃然而興。在學者乃是功候已到。一語就能點化的。成德是他在德性上脩持。我就他德性琢磨以成就之。達財是他在材幹上操縱。我就他材幹引導以通達之。答問因他來問。我去答他。私淑艾得其嘉言善行。私自淑善艾治。生不同乎時地。而聞風興起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乃總承上文而結之。時雨化是最上者。成德次之。達材次之。答問又次之。各有個淺深高下。獨私淑艾者。前數項都有。乃隨其人之分量。以自得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趙註曰彀率彀弩張嚮表埻之正體也朱註曰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

測道則高矣美矣、總是贊他高、故下面單接高說。宜若登天之不可及、欲其少貶從卑、使彼庶幾孶及。而孶孶去做得。孟子說立教自有一定的法、大匠不爲拙工改廢遵守的繩墨。羿不爲拙射。變易彎弓的彀率、君子的教法、只授以爲學而不告以造道。如引滿其弓而不發矢、那矢在弓上。自躍如欲出、引是教者

居其半。不發、是學者居其半、依說中道而立、能者、是會得的覺能依我的所引發將出來。因而從之。這全要學者自去做教者如何盡替得他。

〔商〕黃金聲問道原爲堅前後。不可爲象。即顏子欲從末由。緣何就說得能者從之。答曰。能原徹上徹下。泛說會得的便可說。顏子費了許多氣力。反嘆欲從末由。曾子一呼即唯。難道曾子地位反高過顏子。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朱註曰。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測〕殉道殉身、總是道與身合一不離的。天下有道、是我身子做

得主出來用世道便跟隨着我身子。天下無道。是我身子做不得主。凡進退生死都未可必。只好把道來做主。以身去跟隨着他。總之不是道殉身。便是身殉道。再離不開的。未聞以道去殉了他人。道那裡有殉人的。只因當時策士。說之以王道不悅。說之以霸道而悅之。故爲以道從人者而發。

商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趙註。滕更。滕君之弟。有二。謂挾貴挾賢也。

訓

〔直〕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朱註曰所厚所當厚者也

〔訓〕

〔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訓〕愛字仁字親字須要分別愛是愛恤如於禽獸不忍見死食肉及敝帷毀蓋之埋仁是萬物一體如因民之利而利之說得極寬廣親是親厚如情聡惠結斂睢不携要不過本族而已君

子之於物也只去愛惜他而弗仁於民也只去仁愛他而不親親乃加那同宗的親而於民止用仁民非不欲親恐恩竭於民親反無所施了仁乃加那一體的民而於物止用愛物非不欲仁恐恩竭於物民反無所施了君子之用情雖若有所斬正使無所遺推恩有等乃善其施於不匱者也

〔問〕朱熿問昔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前不慮孩曰親親仁也看來愛仁親三字有何分別答曰三字分配在親民及物上便有分別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趙注曰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

測 商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朱注曰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測

商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測

商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朱註曰武成周書篇名策竹簡也。杵舂杵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引此則其不可信者

測孟子見武成有血流標杵之言。惻然動心。因會意斷說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武城垂世之經我也只取得他二三策怎麽緣故仁人無敵於天下以武王伐紂人心自然歸服何消到那血流標杵的田地可見殺人之事就是伐暴之舉敵國之人亦不可亂殺武城血流標杵之言非可以爲訓也然武城所記未必謬孟子只是要杜人輕殺之心耳

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註疏曰革車兵車以皮爲飾者也

賁勇士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無畏寧爾言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若崩獸角額角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朱註曰輔行伍曰陳兩車數一車兩輪也

測

商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測

商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註疏曰糗糒飯乾也袗畫衣黼黻絺繡也果侍也女侍曰婐婐𡛼果作婐

測千古聖人惟舜處富貴貧賤之極故把他兩下來形狀說舜

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絕不想若後面的富貴。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絕不想到前面的貧賤。總見富貴貧賤一視。借舜來狀個隨寓而安的模樣。

【商】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測】

【商】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趙註曰。禦暴。譏閉非常也。爲暴。征稅出入也。

測

商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朱註曰不行者道不行也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測

商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測

商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孫疏

曰苟非其人非好名之人也

〔測〕名利原不能兩兼在好名的人能把千乘這等大國也都讓得苟非好名之人就是些小的簞豆也見於顏色名原是不該好的但較之好利還勝些

〔兩〕陸夢龍曰人若好名則凡欺世盜名如鄉原何所不為視好利者其害反甚何以取之答曰好名之害甚於好利等鉤金與輿羽木為平論且苟非人句接好名之人方直截註疏原如此講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測〕國家全藉人以治理。若不信仁賢。雖有亦如無人的一般。其國空虛。禮義有一定的等分。若無禮義。則上下等分雖在人都去紊亂得他。上下便亂了。政事是理財之方。若無政事。則開源節流沒有個方法。財用便不足了。三段只是平說。不必穿插。

〔商〕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測〕

〔商〕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旣成粢

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朱註曰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變置社稷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淺說世法看來則君爲貴社稷次之民爲輕孟子反顛倒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那像說得奇特然他下邊都有個證佐得乎丘民是天下民心歸向大家擁戴他爲天子若得乎天子諸侯不過與他爲諸侯大夫便見祇民之所與違其了君爲社稷而立若諸侯無道危了社稷則當更立賢君變置諸侯君如何比得社稷來社稷既受了民的祭祀自當爲民捍患而旱乾水溢則當毀其壇壝變置社稷社稷如何比得民來可見民爲貴而社稷與君遞輕真是千古不易之確論蓋欲爲君者識此

不以世爲得肆之地也。

〔商〕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趙註曰親炙親見而薰炙之。

〔訓〕伯夷柳下惠原無事功德業可見。孟子獨取他爲聖人。正就下面風字上。見得他風世之遠。故說聖人百世之師。是創爲之論的。下邊緊接故聞伯夷之風者。故聞柳下惠之風者。聞者莫不興起也。可見流風餘韻。雖百世之下。猶然感化。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此何正謚上面聖人百世之師而況於親炙者乎當時夷惠親炙原無可見孟子反從他風化之遠想到親炙之近上來正是從實證虛而愈見其爲聖人也

〔商〕

管東溟曰論聖人於三代之後人但知以言教師當世而不知其以風教師百世師當世者謂之斷贊化育師百世者謂之幽贊神明二氏之教之不可廢於天下亦以此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測〕通天地萬物而爲仁具血氣心知而爲人人只認有這人反與仁隔生分別相不知惟有這人方纔我的痛癢能通舉世的痛癢我的欣戚能通舉世的欣戚萬物一體之理即具在七尺

不死之形。故說仁不是別的。就是人。可見仁與人原是一個生的。合而言之。把這有生之理。合在有生之形上方通得徹。行得去。坦然遊於四達之衢。故謂之天下通行的道。

〔問〕陳明問道乃仁義禮智之總名。仁原統於道。如何必合人方謂之道。答曰仁統於道。乃指道之渾成言。所謂非人弘道者。仁合人謂道。乃指道之率發言。所謂人能弘道者。道本一而所指不同有如此。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趙注曰君子孔子也。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戹也。

〔測〕

〔商〕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趙註曰不理於口爲衆口所訕也無傷辨己之德口無傷也朱註曰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悄悄憂貌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以稱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測〕理是分辨不理於口乃不分皂白溷然誹謗故以爲無傷但是爲士的便不得於流俗見憎於人因茲故衆多其口又引栢舟及緜之詩爲證把孔子文王當之正見士茲多口之憎而無傷於士者。

〔商〕鄭尚帽問不理於口正宜教以自修此謗何云應有此憎答

曰道只看個理字說不理是全無條理一味亂加來的所謂浮議者乃被他搖動了假使當國家事體如何主張得來若謗出有因怎麼不要自省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朱註曰昭昭明也昏昏闇也）

〔測〕

〔商〕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朱註曰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路大路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

〔測〕

【商】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朱註曰尚加尚也言禹之樂過於文王追鍾紐也蠡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也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也

【測】

【商】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

士者笑之　趙註曰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今齊復饑國人以爲將復勸王也佗後也朱註曰手執曰搏之避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

〔測〕〔商〕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測〕性與命者自稟於人爲性賦於天爲命原是一個若分言之不惟性命是兩樣就性之中亦有兩樣命之中亦有兩樣要問得

岐路分明方認得宗主歸一性有識情之性有靈覺之性性是本然靈覺的只因有識情含在裡面所以把外邊境緣都攬取進來如人無端忽憶及生平經歷境界就夢魂中陡然現出舊時光景於是觸境而動凡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不是境能引誘我乃是我識情自去攬取他此乃識情之性靈覺之性是我生來具足如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情人皆有之觸之即露可見仁義禮智聖原是性所自有的此乃靈覺之性這就如一碗水原是清的被泥水在裡面攪渾了要分別他那一邊是清水那一邊是渾水而其為水則一就性中分一個覺性一個識性別白他開來命有稟氣之命有賦理之命人

得氣以生。氣就賦在他身上。有旺氣有衰氣有得氣多有得氣少。所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有受用的有沒受用的有得受用而不全的。這都是命中制定此乃稟氣之命賦理之命天生我這人就望我克全人道參贊化育。在天爲乾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聖理之流行有偏全純雜全而純者。仁義禮智聖渾然具備偏而雜者不能克全都在好一邊。而但有差等。此乃賦理之命這就如父之於子或與之以養有衣食豐足有衣食缺欠或與之以教。有師保義方全備有師保義方不全備皆是父之所命就命中分一個稟氣一個賦理別白他開來是了。

條說性與命各有兩個所以千古學術多端皆起

於此。孟子獨一言以剖決之說。耳目口鼻四肢。這也分明是性。但有個命爲限制。君子不謂性也。不把他筭做性。奉命作主。將性撇在一邊。仁義禮智聖道也。分明是命。但有個性完具於我。君子不謂命也。不把他筭做命。要克全這性。將命撇在一邊。所以孟子一生。論性獨以性善爲宗主。而不以情識爲夾襍。論命獨以天賦爲順承。而不以禀受爲推委。性命端的是一個。惟剖析得精。方主張得定。孟子學問。獨得千古聖學之眞傳。端在此也。智之於賢者。不必改作否字。只是智有到不到。聖人之於天道。在聖人原與天相合。但有先天而天弗違的聖人。有後天而奉天時的聖人。只是安勉之不同。

商郊尚友問情識之性是不好的所以別他不謂之性靈覺之性是好的所以別他有性焉其分別之故易見若稟氣之命是不好的何以反說有命焉賦理之命是好的何反說不謂命其分別與論性不合似不可解答曰此乃將命與性對治命當聽之天提稟氣之命爲主則情識之性不與命爭衡而命乃可安是以命制性者也故雖不好的命亦不敢違性當盡之已提靈覺之性爲主則賦理之命不將性限制而性乃可盡是以性制命者也故雖好的命亦不敢聽蓋各因所重而畸勝之者○張般甫問性與命原無兩個故以口耳等推之以至於命以父子君臣等擴之以入於性此正性命合一之旨答曰一性耳而於

耳目口鼻等說性也。於父子君臣等。又說有性焉。一命耳。而於耳目口鼻等說有命焉。於父子君臣等。又說命也。旣同是性同是命。孟子何不總言之。而乃各各指點。正欲於同中辨異。務令分別得淸。乃能取舍得當。於是撇下了一處說不謂性不謂命。單提起了一處說有命焉有性焉。是命雖有二而止認一稟氣之命。性雖有二而止認一靈覺之性。則二而仍歸於一矣。然豈惟命與性各歸於一。卽命與性更可同歸於一。只要認得一個靈覺之性。所謂有性焉者。則轉識成智。合性爲一者在是。以人達天。合命與性爲一者亦在是。子所謂合一之旨。未嘗不可。蓋惟剖析得開。方纔滙合得攏故也。○劉曰賸問。性與命各有兩

個。乃如眞心妄心之說。舍了眞心。安覓妄心。答曰。依眞起妄。妄心原都從眞心變現。故可分爲二。亦可合爲一。○姚思孝問。靈覺一動而後有情識。情識熾然。而靈覺仍不變不動。是靈覺與識情。原非可相對。即如水喩。水與泥豈可相對之物。今抑靈覺以對情識。竊未解。答曰。只因本覺之性。被情識攪在裏邊不得清楚。所以要別白他出來。說這是情識之性。不謂之性。泥水之喩。原非相對。定去了泥水。復澄清水。就是除去了情識。復還本覺。究竟止得一本覺之性。○張鴻聚問。聖人皆欲造其極。如何於天道又有不同。答曰。爲氣稟各有獨重。如淸任和與時中。原自有別。務盡眞。曰。若盡爲。則非天也。恐難盡。主曰。若盡豁得天

世人個個皆聖賢。纔是上帝降衷之意。而其實不能。可見不特富貴福澤有命。即做聖賢也有命。但只認定一個性。則自我作主。造物可移。故說有性焉。君子不謂命。然甚說得有主張。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測可欲乃解釋善字。不是訓樂正子之為人。大凡不該欲。即是不好的。惟該欲方是好的。是毋自欺之本體。故謂之善。有諸己未嘗無功夫。乃善實有諸己。是誠意的學問。故謂之信。充實是

充滿積實。乃致曲能誠。美在其中。故謂之美。充實而有光明輝映。乃誠而至於形著明。發越將開來。故謂之大。大而化其大之之迹。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德造其極。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乃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神妙不測。謂之神。此章與中庸誠之者。言進道之等級一例。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是善信之中。美大聖神之下。是進道之程。有此數種。如登九級之臺。當步步向上。不可得少爲足也。

〔問〕且就中問善信原是本體。美大以後。逐步充拓。方是用功夫。答曰。這要看這何之謂字。乃是釋其名。不必說功夫。亦不必說本體。只要就造詣上。分別個地位出來。充實以後。自然有功夫。

〔一〕纔道有箭已經無功天總之在此處原不道及。〇陳作茂謂大而化之。云不勉而中、聖不可知、云不見而章。此俱是至誠。何以如是分別答曰大而化之。只在一身造詣上故所不勉而中。聖不可知、便將天地人物氣運都自我轉旋了。故所不見而章。在中庸原是一樣的至誠。因所言境地有別借來分說、就說兩樣也不妨。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趙註曰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苙欄也、如追放逸之豕豚、還之入欄也。

〔測〕楊墨謂何要逃蓋墨子兼愛。他力量做不來。自覺煩苦。料他

要逃去了。楊子只是自爲。簡而易行。故必歸於楊。楊子爲我。於世法上終行不去。不得通達。又要逃去。儒者人已兩利。故必歸於儒。歸是他來歸向。斯受之。合爲一家就罷了。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入苙而又招。招者招呼。把他既往的復辯言其非。反失了大道爲公的氣象。

〔節〕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通註曰征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

〔講〕布粟力役等征。必用一緩二。若併用之。則民有殍。父子離。利

害立判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爲非側之取亦不可爲非時之取也

商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測

商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測

商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趙註曰上宮賓客所館之樓上也業屨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牖上窗之惡牖之上處監也以是學道之心來乎則斯受之不保其異心也

淵

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

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朱註曰穿穴踰牆皆爲盜之事也爾汝人所輕賤之稱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

測此論擴充其本心最爲直截痛快仁義原是人的本心就是極殘忍的人也不無惻隱之心皆有所不忍就是極卑污的人也不無羞惡之心皆有所不爲這但是一隙之明就一隙處通到那全體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就是仁義了無欲害人是不忍之最重者無穿踰是不爲之最重者又舉此二端以申明上意人再沒有要害人的心就是在那裡做害人的事他心裡畢竟不欲的人能充滿無欲害人之心正是以所不忍達

之所忍仁便不可勝用也。人再沒有要做穿踰的心、就是在那裡做穿踰的事。他心裡畢竟不欲的、人能充滿無穿踰的心、正是以所不爲達之所爲、義便不可勝用也。仁是本體、宗主惟一。義乃作用、岐路多端、故又把義的隱情推充出來。爾汝稱呼、人常面只得受了。本心畢竟不欲、這是他實處、充無受爾汝之實、方纔於一切隱忍者俱不做。心地到處光明、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不但常人、就是爲士的、一語默之間、未該言而言、是把我的言去餂取人隱情、該言而不言、是把我的不言去餂取人隱情。這都是竊人之意、與竊財一般、是皆穿踰之類也。前充無穿踰是極重的、此充無受爾汝、言不言餂、是極輕的義之隱情無不

充而仁之能充自不言可知。

商高允升問不忍不為說道無害人無穿踰說充有何分別答曰達是從此通彼充是踐虛行實惟達乃能充惟充乃能達亦不妨互見也○張國經問爾汝之實實字還指無可輕賤說蓋爾汝是名我實有可受處是實答曰這又在道理上論了如此必須聖賢纔能充孟子正要在人情淺近處撥動即如尋常人那不甘受爾汝的念頭個個定有只消從此處充去更覺得心下懇切。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

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孫疏曰帶者服之近於人身者也故取喻不下帶猶所以喻人之身也。

（測）大凡人之言行一樣近且約不免失之淺陋一樣遠且博不免失之荒唐惟是所言淺近而指意悠遠者這方是好的言語叫做善言所守簡約而設施廣博者這方是好的道理叫做善道君子之言也不下帶這等切近於身而道理無不存焉此即言近而指遠者君子之守修其自己之身人人亦各修其身而天下平此即守約而施博者言是虛的守是實的所言不離於所守故單把守來反說一番人病舍其自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要人去修身而所以自任者輕自己反不去修

身此又爲不守約而務博施者作一叮嚀耳。

【商】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朱註曰經常也回曲也

【測】性者與性之不同性之是論造詣性者是論人品然究竟只一樣堯舜本體渾全不假修習現成是一個性故說性者湯武繇克己復禮反轉來的故說反之下面正發明性反處動容周旋中禮是舉動容止之間周圍旋轉無不中禮乃是他性反之功已造其極盛德之至也就如那哭死而哀非感於生者而自

然哀的經常之德不回互非以干求爵祿而自然不回的言語必定信實非以端正其行事而自然信的自哭死至此皆發明動容中禮之意總是歷指其無爲而爲不假勉强纔見是性上的作用性者固得於現成反之亦必造詣到此方爲與性相合如有一毫勉强便爲五霸假之外不得性反之聖人了君子乃指後之學者法是一定之則即上文動容等學問到了誠性方没走作可以言法君子但照這個法道行用功以俟其天命之自至而已矣這是學問的事渕何說到命上蓋人的所遇不齊則所行亦各別就如堯舍子而立舜非以要極天下之名也舜孝親而替瞍底豫非爲自已之玄德可以升聞也湯武之放伐

非以利天下也皆所值之不同以各盡其當爲之事是命不徒爲後之君子立法程且以發明堯舜湯武的心事

（問）唐棣問動容中禮循主性者說行法俟命循主反之說今以性反都在動容內行法另指學者何也答曰反之乃反情合性必不得要到無所爲而爲合着性的本體纔是若尚留些地步不到那自然處便說不得個反之所以動容周旋總是發明性反的聖人下文說個君子分明指後來學者行以俟命分明教人用功若湯武則止宜就現成說語氣恐不相類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趙註曰大人當時之尊貴者也方丈食前方一丈也古制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朱註曰榱桷也題頭也

訓 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訓養心照下存不存看乃謂存心也心只爲有欲引之使動不得自在要養心當用何法莫有善於寡欲蓋欲之寡不寡節關存心之寡不寡其爲人寡欲心雖有不存亦寡其爲人多欲心

雖有存亦寡矣。寡字相應。總以欲與心互爲低昂。彼低一分則此昂一分。論其消長之大較耳。若充到極盡處。則須如聖人之無欲。而心自無不存。不待以寡言矣。至養與存之別。心原不是硬提得住的。必優游恬養。使之安適。方能有存。故於欲亦只言寡而不遽絕。總皆養之之法也。

〔通〕陳剛問。欲字若說是耳目之欲。是不能寡的。若說是非禮之欲。是不待寡。直須盡克去的。今止說寡字。正恐一欲方過。一欲旋起。欲之塵根。如何得斷。答曰。這不要把欲字死煞看。只就心與欲的分數低昂處較量。故各用寡字相爲呼應。大凡人一時不能無欲。絕之又恐逆心。且只寬說個寡。寡之又寡。則至於無

故曰理雖頓悟事則漸修但此段意且不論及○包元錫問絕欲則心枯槁多欲則心紛馳乃較量斟酌而云莫尋於寡正養心之要訣似不必又推到無欲田地答曰若謂欲不要盡無只說個寡雖道心也不要盡存謂何亦只說個寡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朱註曰羊棗實小黑而圓肉聶而切之爲膾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朱註曰狂簡志大而畧於事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牧皮未詳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不能覆其言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

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朱註曰原與愿同謂謹愿也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趙註曰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朱赤也反歸也。

〔測〕這發明孔子思狂狷鄉原。只在眞似之辨。萬章從孔子在陳思狂士說起。進取不忘其初。謂進而取法。永不忘其初。孟子引孔子嘆中行之言。見思狂狷。緣中行地耳。何如斯可謂狂矣、是問人何以謂之狂也、是問行。嘐嘐、乃誇張之意。古之人古之人、乃動稱古人、不肯自安俯俗。及乎常考其行事。却又不能掩蓋其言也。屑、訓動作切切。又訓輕。不屑不潔、是不切切於不潔。乃不瑣屑輕犯之意。要亦不能盡免也。狂訓病。狷訓褊矣。鄉是不好字眼。考行不掩、不屑不潔、鄉從他不純全處見。任眞所爲。不假蓋藏。正心事光明所在。若有一些作僞。便是鄉原了。所以又引孔子惡鄉原相形。萬章因問鄉原。孟子把他識狂狷的

言語來說踽踽、是獨行凉凉是冷落善斯可矣只要人道好就
是閹然媚世如閹寺的人只求媚悅於世原訓愿乃謹厚之稱
故萬章又疑而直窮到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要從他身上舉
出一端來非刺他實無可非刺這也不見他不好就是聖人
是無非刺的他的不好只在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流俗汙世君
子正該去變化他郎不能亦須中立不倚謂何與之合同這反
是引誘他不好了似忠信似廉潔他自己身上實能忠信廉潔
只是待人同流合汙便沒有實心爲人之意以此欺世郎爲不
忠信以此盜名郎爲不廉潔止可謂之似耳人見他居身既沒
破綻處世又極寬容衆皆歎美他他見世人都被哄過自爲得

計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以爲德之賊狂猥譬如低銀雖夾雜銅鉛還可煎成直色鄉原譬如假銀雖成色好看落火精銅所以引孔子惡似而非幾出一個真似來如莠如佞如利口如鄭聲如紫如鄉原各有所亂便都爲可惡總爲他似是而實非反經者經如絲之有經秩然條理之不紊要不外乎一真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經正庶民自興邪慝道則似是而非的不能惑他故無邪慝此可見立教者不可澄其源也

商朱燦問狂者慕古猥者不屑不潔還重在好處一邊答曰還重在不全好一邊人非聖人不能無過一毫掩蓋便昧本心狂

與狷俱是不好字孟子偏道他是好人愿原是個好字孟子偏道他是不好人只在真與假處分別○何位問鄉原的人果然無舉無刺忠信廉潔乃是十全人品併狂狷也不如孔子如何惡他答曰若是可非可刺如何不非刺他若是不忠信廉潔如何無可非刺此俱說不過太兆聖賢發念都是萬物一體何若世上那鄉原只同流合汙自己身上未嘗不乾凈完好於他人不好一味隨順縱有十分好處總成得一點媚世的心腸所以說德之賊千古來惟為道一生真是忠信廉潔又同流合汙最為酷肖其餘雖有亦只效尤而未到家者耳○錢汴問與利口有何分別答曰照下義信看佞似所言有理故亂義

只似所言無欺故亂信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趙註曰萊朱一曰仲虺爲湯左相宜生文王四臣之一有文德言則者非實無者也

〔訓〕千古聖經相續總不外於一知而知有見與聞則承先之脉絡也那個創道統的人只率自己所行無意表著

一個見知的替他闡明愈見彰著如禹謨臯陶謨伊訓太公
韜皆是爲堯舜湯文發明學問然後湯文孔子得繼起焉
氣運隔五百餘年自古不爽今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才之
之世若此其不相遠近聖人之居鄒魯又若此其近意欲
知自認者然孟子實不曾見知所以不免有戕斡旋說然而無
有乎見知則後亦無有乎聞知千古慧命豈竟斷絕而遂斬其
脉也蓋藉聞知之必有而信見知之不容多讓以爲全書之總
結點
（評）湯汝楫問然而無有乎爾遊是指聞知若以見知
問諸人置之何地答曰聞知必待五百有餘歲說例出

下缺